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七

哲宗朝一

哲宗熙倫正極粹德純聖欽命光道敦元彰化文顯武成獻仁英孝章皇帝

諱[redacted]字[redacted]初諱[redacted] 純祖辛卯六月十七日丁酉誕降于慶幸坊私第在位十四年癸亥十二月八日昇遐壽三十三葬睿陵在高陽

憲宗成皇帝十五年己酉六月壬申六日 憲宗昇遐時憲宗未有嗣純元肅皇后大王

大妃急召大臣領中樞趙寅永判中樞鄭元容權敦仁朴晦壽左議政金道喜入對熙政堂寅永等號泣奏曰臣民無祿遭此崩坼之慟顧今 宗社付托一時為急願亟下教 大王大妃語泣相半聲音微細諸臣不能詳承元容曰莫重莫大之事不可只奉辭教請以文字書下 大王大妃下諺教都承旨洪鍾應進前翻譯讀之曰 英廟血脉今 上與江華居潛邸諱而已以此定 宗社付托潛邸諱兩字傍別書即璜之第三子六字寅永等遑

受輪覽訖敎仁曰廣字偏傍糢糊矣 大王
大妃曰王字邊廣字也即封 上爲德完君
仍命元容及鍾應領侍衛將士迎 上于江
華私邸至京宗親文武百官出迎由敦化門
入詣 殯殿擧哀是日行冠禮時年十九改
御諱曰[redacted] 乙亥即位于仁政門受百官賀布
告中外赦死罪以下尊 王妃爲大妃 大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誕降之日 大王
大妃夢永安國舅奉進一小兒以告曰善養
此兒 大王大妃覺而異之因記其事藏于

篋笥及是時奉迎日表龍顏果如夢見老宮人咸稱酷肖　純廟儀型是年春夏間每夜有光氣見於南山烽臺及儀衛渡甲津彩虹橫江如橋奉迎至楊花津有羣羊來跪爲迎候狀人莫不異之初　莊祖有子恩彥君恩彥君生全溪大院君　上全溪大院君第三子也自幼孝友卓越有獻果者必先進于大院君又分饋兩兄而始嘗之性聰睿四歲讀周興嗣千字文筆畫完好不資肄習自然中式十四歲遭家難全家徙喬桐旋移江華涉

大洋忽遇大風舟幾覆 上晏然慰護家眷
已而風止舟人相賀曰此舟中必有天佑之
人及即位事 大王大妃誠孝隆洽講筵視
事之外暫不離側 大王大妃有不安節躬
親湯藥晝夜洞屬左右扶護不委於女侍於
王大妃 大妃兩殿克盡誠敬祥和之氣溢
於宮闈○大王大妃以諺書戒 上曰當此
罔極之中今幸五百年 宗社付托有人主
上即 英宗血孫也往事多艱久居鄉外古
昔帝王有生長民間民生疾苦無不知之政

令之際每以愛民為主遂為明主今主上亦應習知民間之事愛民之道莫如節儉雖一粒飯一尺布皆出於民若不節儉害歸於民民不聊生國不為國必須一念慥慥不忘愛民二字雖不知既往工夫之如何而人不讀書則昧於故事昧於故事則不能治國雖於悲遑之中亦宜常接儒臣聖賢心法帝王治謨漸次學習然後可以處事得當上以念宗社之重下以顧民生之困克敬克慎克勤克儉以副萬姓顒顒之意人君雖曰極尊原

無輕視朝臣之法大臣尤當禮待奏事之言
必孜孜聽從而銘肺焉○時原任大臣入對
熙政堂判中樞權敦仁曰古之人君或生長
閭閻深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以爲出治之
根基今殿下亦既備經勞苦安知非天意
在於今日也雖於厦氊錦玉之中常存警戒
不忘在江華時則節儉愛民之政自可從欲
然而此皆本於學問請自今日日親經史毋
負我慈聖訓誨勤望之至意判中樞鄭元
容曰聖人之真工純也實也臣於路上聞承

旨言進一奏牘　上曰吾不能盡解此等文
字臣喜曰此聖人之質也若充以學問則吾
國何憂苟勤於講學一事則敬天法祖節用
愛民爲堯舜爲禹湯之道卽在是矣○追尊
本生親爲全溪大院君○秋七月執義金基
纘疏陳十條一曰敦聖孝二曰保聖躬三曰
奮聖志四曰勉聖學五曰招賢俊六曰開言
路七曰崇儉德八曰立紀綱九曰擇守令十
曰嚴科規　上優批嘉納尋擢基纘爲承旨
○上卽位後禮曹例當釐正祝式而難於屬

稱請收議于大臣儒賢領中樞趙寅永等以

為 純宗室之稱皇考 殿下稱孝子明嘉

靖之考孝宗可以援用 翼宗室之稱皇兄

殿下稱孝嗣即我 英廟於 景廟室已行

之禮並不必更論者 魂殿徽定殿祝式無

他旁照之例惟唐宣宗於敬文武以叔繼姪

而只稱嗣皇帝臣某則今可援以為例但稱

嗣王臣為宜祭酒洪直弼以為帝王家以承

統為重雖叔繼姪兄繼弟皆有父子之道斯

為萬世不易之正義也雖云有父子之道而

若至屬稱則當用兄弟叔姪之序　殿下於
孝定殿恐當稱皇姪　徽定殿恐當稱皇姪
妃　大王大妃教以皇姪皇姪妃稱號依儒
臣議嗣王臣稱號依大臣議施行至辛亥祔
廟時直弼上疏以爲更考先正文元公臣金
長生之論有曰帝王之以叔與祖繼姪孫者
甚多當依通典自稱曰嗣皇某於先君亦當
別有稱號先正文正公臣宋浚吉有云繼序
之義至嚴且重其於先君有臣道焉有子道
焉雖叔姪兄弟之間不得以親屬稱文純公

臣韓元震亦云以從祖繼孫以叔繼姪以兄繼弟者將以孫姪弟卑幼之稱加之於先君而自據其祖叔兄尊屬之稱甚為難處參究諸說自有精義而臣所獻議者極涉妄率罪不勝誅請博詢在廷務歸盡善乃復下大臣禮堂議皆以為不書屬稱為宜 上又從之

○大臣鄭元容權敦仁金道喜朴晦壽等聯奏曰今日即誕膺寶曆萬億伊始之會也端本正始自貽哲命 殿下之責也愛君憂國追先緖今臣等之願也君臣上下交勉互修

使朝廷之一政令一事爲皆出於大公至正之域然後人心可以悅服國勢可以奠安惟
聖明懋裁帝王百行之本卽奉先之誠事親之孝也臣等伏聞 殿下在本邸時於追慕祀祭之節誠慤著至爲一鄕所欽稱根天之性已如此則今於承事 宗廟之禮致敬致誠可見春秋匪懈之頌矣又伏聞 殿下自入闕之初事我 太母孝愛篤至令聞日彰萬民咸頌將見詩書所稱之盛曾閔躬行之美矣然而奉先之誠不但在於綸祀烝嘗之

禮也亦惟曰繼述我 列聖治法政謨衍景
籙於萬千無疆也事親之孝不但在於問寢
視膳之節也亦惟曰順志奉訓無一或違於
慈心也仍伏念我 英宗大王每日讀史記
八臺誦小學 正宗大王日講經史課程甚
嚴 純宗大王冲年好學至老不倦 三宗
之德業謨烈高出百王皆由於典學之勤而
暨我 翼宗大王 大行朝自冲歲開筵日
以為常臣等出入帷幄常所欽誦者然則勤
學即 殿下之家法令不必遠法堯舜以

列聖朝好學之心為法則聖德日就高明治
化日見郅隆豈不盛哉此臣等所深望而祈
祝者也 上曰卿等所奏切至當銘心矣○
罷永明尉洪顯周職時永明尉宮奴擅捉廛
民威喝行悖至有致死者左議政金道喜以
顯周不能常時操飭請罷其職從之○八月
行別講參贊官李時愚曰臣於筵說中伏見
更進昌言之教此古昔都俞吁咈之遺意也
竊念我 殿下起自潛邸身兼舜禹祖甲之
事每當御廚之玉食聖意未嘗不遠及於窮

節也顧今四境之內雖幸登熟蓄積旣罄徵斂更多此所謂豐年之苦有甚於歉歲民情切可悲矣昔馮異告光武曰願陛下毋忘河北之難臣亦惟曰願 殿下毋忘在潛邸時也 上曰予當常常毋忘○九月命各營各司己巳壬辰癸巳以後各樣停退及排捧條擬來未收者一並蕩減○十月葬 憲宗成皇帝于景陵○進講小學禮之善物章領經筵事鄭元容曰講章內有 殿下所當體念之一句聖衷亦認會乎 上曰君令而不違

之句也元容曰果然此非謂臣不違君令即不違事理之義也 上曰然若君令而違理則豈成治國之道乎○十二月領議政鄭元容啓曰郊館動駕時多有鳴金訴冤之人必有橫罹而不得伸者矣京獄則令秋曹三堂課會閱查即爲具啓外道則行關知委使之趁速查究焉 大王大妃曰刑獄人命攸係仁人用心之道豈可一毫泛忽乎須體予惻怛之至意逐日會坐詳閱求生於必死之中以對揚一初之德化可也

庚戌元年春正月下勸農綸音略曰粵稽先哲王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古聖王之欲知民間勞勩者可謂至矣嗚呼我 先大王以休養懷保之赤子付之于予小子予惟夙夜以興慄慄危懼將何以仰答哉惟曰重民食務大本而已予小子亦可謂久在民間矣田里勞苦之狀可以略言之始耕則侵霜扶犂立秧則露體塗足指皮爬沙汗滴田土則耘苗之時也寒夜不眠風霜砭骨則守禾之時也如此

勞苦皆予目覩則何可食息而忘于心哉第念勤斂耕作雖是農夫之自勉崇奬勸勵豈非在上之責予惟我方伯守牧之臣克體予意悉心奬勸給種粮以補不足修堤堰以備不虞使我農民亟趨厥功以致降康之瑞○前掌令姜繼遇疏陳十條一曰勉聖學二曰振紀綱三曰納諫諍四曰節財用五曰去奢侈六曰遠讒佞七曰擇方伯八曰戒曠官九曰嚴贓法十曰明賞罰答曰十條所陳皆急先之務眷眷憂國之誠從以可見深庸嘉乃

尋擢繼遇爲兵曹參知○上展謁于 宗廟遵 英廟朝丙午年例具視事服以出至齋殿改具翼善冠無揚黑圓領素玉帶黑皮靴行禮于廟庭○二月蕩減寧越府流戶逋穀三千九百餘石寧越土瘠民貧荐經大無戶多流亡還逋伍闕侵及餘民府使朴宗休上疏極陳其狀故有是命○蕩楊州還逋錢三分一以陵寢所在之地特示軫念之意也○行賓對校理宋譔洙陳勉聖學 上曰所陳甚好當體念矣 大王大妃謂 上曰玉堂

之言好矣主上每以體念爲答果有體行之效而不歸於空言而止乎近日大臣陳勉及諸臣奏語無非好言若泛聽而例視只以好言爲答則有何聽言之效哉每以誠實爲心行其所言是予深望也○三月 上詣 仁陵親祭是年爲 純祖肅皇帝誕彌周甲也仍詣 長陵展謁敎曰來謁仙寢感懷冞切今年此邑不可無示意之擧交河郡士民男女年六十一歲人令該道米肉量宜題給交坡高三邑城餉米依壬寅年例除減○行進

講 上命夾侍持一封紙來賜領經筵事鄭
元容元容跪受敬展則天保章楷書八幅也
上笑謂曰此予近日所書也元容曰心畫雅
正不甚致工而聖藝之造詣如此誠不勝忭
賀臣當擎出珍藏為傳世之寶矣 上曰予
書何足為寶○夏四月執義李彙圭疏陳正
君心敦聖學承天愛恢公道納諫諍尚節儉
正士趨恤民隱八條答曰乃言可比治安策
當書諸紳朝夕以為警○河東雙溪寺火寺
即奉常寺主材栗木守護之所也將修葺太

臣請給空名帖以補役　上曰空名帖何也
大臣曰加資帖也鄉曲富民買此以爲榮也
上曰鄉曲人民務農勤業以保其妻孥是渠
職分買加資帖以爲榮甚不穩矣○五月嘗
進講　上出示御製親書粘屛者其文曰順
乎父母上等人也事君盡忠上等人也長者
之言敬而受之上等人也兄弟和睦上等人
也男女有別上等人也言忠信行篤敬上等
人也過而知悔上等人也悔而能改上等人
也不私妻子不貪貨財上等人也不溺酒色

上等人也判中樞金道喜曰儘合古人座右之銘 上曰非書之為難行之惟難◎全羅道長興順天寶城樂安光陽谷城等六邑大水民户漂壓者三百八人命渰死者十二道臣以聞特命扶安縣監金元植為慰諭御史馳往撫恤使之奠居渰死者及頹户身還布蕩減鈎捡葬埋結搆等費優數助給是年諸路皆被水災湖南最甚而海西湖西及水原居其次郵牒相續輒加慰恤如湖南例◎上與大臣語及守令曠官之弊曰守令之在官

如主人之在家家無主人則何以治家乎領議政鄭元容曰聖教果切近取譬矣○六月大雨發遣宣傳官周行京城内外檢查頹戶出戶曹宣惠廳錢米以恤之○秋七月蕩減三水甲山還逋米四萬七千三百餘石以流戶年久指徵無處也○八月行賓對鄭元容啓曰近來驛敝馬羣遂空人夫俱乏代把仍把主客俱困不可不一番釐正矣其弊有三其一外站位土之土豪權買也其一京馬戶主之班家勒占也其一稍饒驛戶之費財圖

免也三弊大爲難支之端此本有節目今若
嚴加申飭勿爲踵謬則殘驛庶有蘇完之望
以此意請先嚴飭從之○冬十一月領議政
趙寅永奏曰爵賞者命德也勸功也一或踰
濫有關四維不可以不愼也計今文蔭之在
籍者自通政以上大畧爲二百七十人而堂
下三品不與焉至於輸銓之列殆不可摟數
於是乎禮讓之風日衰廉恥之俗日降非一
朝一夕可以挽回雖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恐不若是之甚也願　兩聖殿下惕然於此

務加裁損以存嚬笑之義焉 大王大妃曰
爵賞頻數非非功不賞非德不爵之意此後
當慎之寅永又奏曰近年以來朝廷之用度
日加月增閭閻之侈靡無復餘地雖年穀屢
登姑能捱過此豈可恃哉以外邑言之空倉
虛簿十之七八苟究其由專出於侈風之自
上達下無所限節於是乎窮鄉編户之民雖
如今之年藜羹不充散亡相繼此豈聖人制
治之意哉伏願上自宮禁下至閭閻凡侈風
靡俗一切禁斷焉 上曰此皆予所當行之

事禁奢侈即節財用之本也○十二月忠清
監司洪説謨辭陛　上諭之曰近来無邑不
弊而忠清一道尤甚民弊專在於糶糴而予
亦嘗見捧糴時民不聊生卿須另飭悉心對
揚守令之貪墨一一糾察以盡黜陟之道焉
○晝講時筵臣因大學外本内末之句以節
用愛人之意反復演奏　上曰人主將焉用
聚財為哉○行召對講少微通鑑至魯兩生
事　上曰興禮樂實是積德中事何待百年
乎兩生之言未為稱當宜乎叔孫通之以鄙

儀之也又曰若待百年則高帝之後方可
議禮樂也何如自初行之之爲好乎
辛亥二年春正月 上詣仁政殿親上表裏于
大王大妃先是羣臣以是年即 大王大妃
母臨五十年請上號稱慶賓啓至三 大王
大妃牢拒不許 上曰慈衷謙挹承順爲先
至是只行告布上表裏教曰仰承 慈壼光
謙之德雖未能備禮誠喜亦豈無與民同慶
之舉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
濟入懸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最久者限十

萬石并特蕩減○是年祭酒洪直弼回啓命給衣資食物○召見辭朝守令教曰守令皆知七事本意則當善治何以有入於繡啓者乎此必徒為口誦不能悉心力行專事剝割之故也今此守令中有曾經承旨閣臣者此等人每於經筵以節用愛民有所陳奏赴任必善治矣後又有守令辭朝者諭之曰爾等每於予前如是能言而及其為治皆不副實安在其宣諭之意也另加惕念○有尼媼貪緣宮人族屬出入宮禁者事覺下嚴教尼媪

及宮人族屬并刑配○三月賓對時大臣以
節儉陳勉　上曰每觀古史節儉者皆為明
主奢侈者必致危國如欲愛民則必自節儉
始矣○上詣　仁陵親祭展謁　長陵仍詣
恩彥君全溪大院君完陽府大夫人鈴原府
大夫人墓所展拜○夏四月領議政權敦仁
因京外儒生崔濟京等上言奏曰夫以一徐
選而能枳半一國於四百年之久以我　列
聖朝惻怛之教先輩名碩公正之論尚不能
痛革非但庶類之不幸臣竊為國事慨惜也

夫王政敦倫為先若父而不子其子子而不父其父其傷倫悖理者何如通編有妾子者不許立後則我聖朝敦倫正俗之化於是乎至矣然而不恤血氣之重甘心國法之外姑息門戶之計遂成蔽誤之痼使人倫輕於仕官典則閼於俗習癸未節目未嘗非廣其規模務盡疏欝而纔設艮限枳塞猶前顧安有疏通之實乎苐念我朝用人專尚門地名以庶類則初不問本地之華閥冷族混歸於校書彼遐鄉卑微者多選入於槐院國子一冒

庶名反出其下　廟宮陵寢祭官例不以庶類差遣朝家綜覈之政恐不當若是偏也隨其族姓閥閱文而槐國武而宣薦姑先許通廟宮陵寢祭官勿拘差遣至於立後之法嚴飭春曹有妾子者切勿給禮斜若其有蔭而承嫡者一視本閥而收用無或拘之以界限則彝倫自正典憲自遵亦可謂疏鬱導和之政也　上下左右相及諸宰議皆曰疏鬱為宜　上曰既有　列聖朝受教而自下不能對揚大臣所奏又如是凡於仕宦各別收用

俾無抑欝之歎○去歲分遣暗行御史于各
道察吏治詢民瘼至是次第復命○五月行
召對講少微通鑑至漢宣帝事 上曰予與
宣帝相似而政治不及也侍讀官姜浩曰以
實心行實政則唐虞三代不難致矣何可以
漢宣自期乎 上曰少也無漢宣之學何可
以及漢宣之治乎○户曹參判盧光斗年老
辭職仍陳時弊勉聖學荅曰所陳之言寔出
忠愛深用嘉尚特賜表裏一端○六月禮曹
啓曰 孝定殿禫祀後行祔廟之禮則例有

迭次祧遷之擧以五廟之制承統繼序之次溯而上之則 真宗大王神位似當祧遷于永寧殿而祧祔事體嚴重請問議定奪擧行上下二品以上及在外儒賢議大臣以下皆以為 真宗於 聖上為曾祖親未盡而祧遷情有所未安而帝王之家承統為重宗廟之禮昭穆莫嚴以五廟世數則 真宗在二昭二穆之外祧遷為宜惟領議政權敦仁以為按朱子祧廟議狀以兄弟各為一世為禮之正而至論祧遷則以太祖太宗析一為二

大爲乖謬請速改正者何也橫渠張氏亦曰
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各有兄弟數人代
立不可以廟數確定之却有不祭也況謹稽我
朝典禮 世宗三年始建永寧殿只祧 穆
祖 宣祖二年祔 仁宗而不祧 睿宗
孝宗在宥 仁宗以下廟數滿五而不祧是
以親未盡而未敢遽議祧遷未嘗以繼序之
各爲昭穆廟數之適滿五室爲拘也蓋不如
是四親之尊有不得廟享者大聖人惻怛仁
愛之心斟酌於常變經權之中者可以有辭

於天下後世臣愚以為與其果於古常或有歉於天理人情之正無寧仰述我 列聖朝不拘廟數至精至微之義亦不失張朱兩賢不定廟數之本意教曰觀於諸議雖有一二參差之言而此則各陳其所見而已何必使之苟同乎親未盡而遷議迭遷其於天理人情太涉未安而帝王家以統序為重古今之通誼也 憲宗大王君臨十五載纘承 正純翼嫡嫡相傳之大統今若奉祔於二昭二穆之外之位則其於天理人情尤當如何也

然則　眞廟之祧遷自是不得不然之禮也
其令儀曹祧遷儀節擇日舉行○秋七月大
水平安黃海兩道民家漂頽人命渰死者甚
衆道臣以聞命差谷山府使洪淳穆成川府
使趙然興爲慰諭使並馳往被灾諸邑諭恤
既而京畿忠清慶尚全羅江原諸道皆以被
水漂渰道啓相續連下懇惻之教原恤典外
劃下錢米使之掩尸搆屋各得安集又諭辭
朝守令曰今年水灾無處無之水灾之前民
生已極凋瘁况此水灾後哀此殘民何以聊

生軍政也還上也其弊不一國之設守令非
害民也欲保民也其各實心對揚○八月加
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正烈　王大妃尊號
曰宣敬上　孝顯王后徽號曰敬惠靖順
大妃尊號曰明憲受賀頒赦○閏八月左議
政金興根箚陳貪墨之弊曰以前後繡啓見
之十之七八皆贓汚也蓋貪縱蔑法之類其
端不一偷結也賣任也受訟賂也威脅取財
也幻弄倉穀立本取剩也甚者不能節用債
帳寖多臨歸彌縫無異搶奪畢竟受其禍者

惟殘民而已事發之後配錮罷奪法非不嚴
而未聞計贓追徵纔經幾年自歸蕩滌將何
以懲艾乎臣意凡守令之遞去道臣關問其
債負有無有則依各樣上納例勿許解由似
有一分效益從之○九月平安監司洪鍾應
疏陳道內歉荒民情遑汲之狀命劃戶曹均
役廳錢三萬兩本道穀一萬石嶺南折米一
萬石皮牟一萬石湖南折米一萬石湖西折
米一萬石以賑之咸鏡監司徐有薰亦陳甲
山等五邑饑困之狀命以本道賑穀中折米

四千石賑之黃海監司洪耆爕又以歲歉請賑許劃會付穀一萬石上納錢一萬兩○冊金氏爲王妃承旨汝根女也　上臨殿受賀赦雜犯死罪以下命文忠公金壽恒以下四世祠版遣承旨致祭○憲宗實錄成命分奉于史庫○冬十月　上詣文廟行奠酌禮仍設科取士○十一月時有鞫獄大臣請并置餘黨極律敎曰造謀知情諸囚旣已置辟則其餘不過愚迷沒覺爲其所詿誤之類耳況捕拾之不免誣服往往綻露於鞫供者乎鄉

等試思之斯民也皆予赤子也赤子之自就
死地雖曰天討王法所不敢赦也而設令悉
得其情哀矜勿喜之心當如何也誅之則不
可勝數區別而惟輕之則不害為審克閱實
之政○十二月教曰國家之憂莫大於民之
艱食民無食而將塡于溝壑誰與為國眇予
涼德叨承丕基夙夜憂懼如臨淵谷而耿耿
一念惟民是恤夏秋懷襄挽近罕有兩西被
災雖有淺深之別其不能免歉荒則一也哀
此顑頷何以為生彼所仰望而仰哺者惟予

一人耳兩湖嶺南穀已令轉運似當及期裝送而特下內帑錢關西三千緡海西二千緡以示投醪之意尋以濟州告饑又下內帑錢一千緡以賑之○大王大妃敎曰予未亡人已酉以後情理之有甚於甲午中外臣僚所共諒悉也幸賴天命眷顧主上龍飛而女主之聽政史牒之所罕有也雖以宋宣仁堯舜之稱卽其時不幸之會也況予凉德淺識無以比較於古先哲后則國勢之岌渙民生之困窮理勢之所致耳主上春秋鼎盛智慮弘

遠機務之明習問學之勤篤是所謂有宋之
盛時也予未亡人幸以付托維繫迓續景命
將有辭於後而一時權宜之舉決不可罷勉
度日自今日撤簾大小公事一聽主上總斷
而勤儉以導俗寬嚴以御衆敬天法祖保我
受民是我 列祖家法主上其勉之至於朝
臣之導迪我主上匡輔我主上其有罪無罪
予雖老耄宜無未聞未察之理其各惕念毋
或少忽

壬子 三年春正月教曰顧予否德敢承 慈訓

親摠庶務不知何以副國人之望一日萬幾
之中宜急先者生民也事係民隱者藩臣帥
臣周爰咨詢其所以矯捄之策講究以聞○
二月 上幸華城親祭 健陵顯隆園命境
內儒武應製試藝遣正卿奠酌于闕里祠遣
官致祭于文正公趙光祖祠版及鷺江忠賢
書院四忠書院遣史官存問經筵官洪直弼
○三月行晝講講孟子至以齊王猶反手章
侍讀官朴珪壽曰孟子之時天下之亂極矣
縱有能行仁政者澤被天下未能容易而齊

則大國也苟能行王政則所被廣而所及遠
王道之行於天下甚非難事 殿下於此不
宜講解其辭理而止也宜有以比較商量於
當今者矣臣愚以為王道之易行未有如我
國者我國三面環海山澤之產漁塩之利不
讓齊國民生日用之需無資於他國可謂富
且庶矣第觀民生艱難殆無樂生興事之意
此曷故焉伏願 殿下試念古昔聖王若遇
如此等事則立如何制度作如何區畫此必
有其道矣不但此事為然每事皆如此推去

則臨筵講讀不歸文具必有日新之效　上
善之○上展拜于昰彦君全溪大院君祠宇
○咸鏡監司尹定鉉以咸興府民家失火延
燒六百餘戶人命爛死者三馳啓命永興府
使朴承輝爲慰諭使馳往周察劃給上納錢
使之結搆安堵是歲春旱各路回祿之報連
續登聞輒下恤教蠲蕩賙助皆逾常典○大
司諫朴宗休上疏勉聖學言甚剴切因論軍
糴田三政極陳量田久廢出賦不均之弊
上優批嘉納○夏六月諭兩西道臣曰近見

狀啓則賑事已告成矣兩麥次第登熟流亡相率還集昔之遑急果能鎮安前之捐瘠亦皆回蘇兩暘適而無秧坂之急歟田野闢而無荒廢之歎歟此予所以憧憧于中丙枕靡安者也嗚呼懷保民生何時不然而至若兩道尤有甚焉蓋其酷被灾荒靡所止屆幸而不至於死亡者一則上天之仁也二則上天之仁也而亦惟曰方伯守令之誠心懷保焉耳第既千辛萬苦得以捱過於冬春之間矣勿以畢賑或忽撫恤之責益加勉勉得其業

而安其生以副朝家如傷惻怛之念○時中
旬武科入格者張樂遊街 上謂大臣曰三
朔潦雨民情嗷嗷此豈鉦鼓跌宕惟意娛樂
之時也乎猶日日入聽大臣亦豈不聞乎○
命守令之不善治者必考薦主與其守令同
罪仍爲定式○蕩減昌平還穀移轉縮四萬
二千九百三石○左議政李憲球啓言近來
旌招之列已多凋零凡有大事大議幾乎質
訪無所宜及今招賢優禮敦召 上可之遣
官詢及儒賢使之剡擧祭酒洪直弼薦金炳

駿宋達洙趙秉悳幷拜經筵官屢下諭召之
皆不至○平安道幼學裴元度義捐二萬兩
李碩浩義捐一萬兩以助賑特命六品職調
用○秋七月賓對時李憲球奏曰外邑之弊
專由吏額之多依法典刋定之意前後朝飭
不啻申嚴而乍汰旋付旣減還屬反有比前
幾倍者吏奸民弊將無可祛之日乎請令道
臣量定額數布告各邑俾不得自邑擅改
上曰前已朝飭何爲仍不遵行乎似此至易
之事未免伈泄他尙何說今番行會之後若

有虧謬之弊斷當隨聞嚴處○李憲球請兩西三南道臣巡部姑停 上曰兵使無巡歷之例乎憲球曰前則有之而為弊多端故近則停止矣 上曰各道操鍊關係甚重何可廢也憲球曰近來軍制解紐若猝然行之則未備者多不無難便之端 上曰廟堂每慮其為弊遂以停操為例而實則不然乎所詳知者也雖歉荒之歲不可廢也況此昇平無事之時乎軍政解紐莫今時若而所謂操鍊反不如兒輩之偏鬪也今秋行之則事涉急

遂人心或不無騷擾之慮明春則斷當為之

○八月 上嘗讀書至夜深御講之音徹於外入直諸臣莫不抃悅至侍衛軍吏皆欣欣相告若將見至治之澤○冬十月雷教曰天道玄遠其應甚邇昨今非時之雨已極乖常而忽焉轟燁之災又發於收藏之月不勝恐懼之至仁愛之天必有所以而自顧厥由咎實在予國家之板蕩紀綱之解紐是予之故也人心之渙散生靈之困瘁是予之故也莫如遇災修省報答上天威警之實自今日限

三日避正殿減膳撤樂上自大官凡百有位者極言闕失無有攸隱○敎曰軍糴田三政有國之大典目今三政俱病以之民生困瘁就其中糴政最爲民切骨之弊戶穀不相當而民受其弊斂散不以其道而民受其害甚至於不分之穀從以督納是白上也非還上也哀此赤子其將何以爲生興言及此寢食靡甘玆敷心腹之敎嗟爾字牧之臣其各聽悉如有矯捄之策一一條陳○十一月文苑黼黻續編成○上嘗作四和序其文略曰元

亨利貞謂之四和也仁義禮智謂之四和也
孝悌忠信謂之四和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
後萬物安謂之四和也以孝悌爲本仁義爲
用天下治而蕩蕩巍巍民無能名焉堯舜之
和也洪水治而民安其業人有善言則拜之
大禹之和也執中立賢無方湯之和也視民
如傷以禮樂刑政爲治之本文王之和也是
則古聖王相傳之四和也以示領經筵事鄭
元容元容等伏讀奏曰修齊治平之學堯舜

湯文之道俱載於是不勝欽仰 上又出示
五七絶句元容等擎覽訖奏曰鳴鷄詩尤可
見作聖之淵衷益切頌歎行文亦時時習作
好矣 上曰文是言也言之以字寫之者文
也多讀則自然文進矣鳴鷄詩曰花冠錦羽
衣喔喔守時鳴主人聞聲起孜孜念欽明○
大司諫朴宗休上疏極言還上加作稅穀防
納之弊持平林文洙又疏陳都結之弊後因
筵對 上與大臣講究矯捄之方仍教曰臺
諫亦廷臣也如此之言何獨出於臺諫乎朴

宗休林文洙所見出於衷曲而若不施行安有所奏之意哉渠之所言亦非文具也○十二月行日講至孟子性也有命焉章　上繹其文義曰耳目等五者之欲亦出於性而各有分定則命所不齊仁義等五者之賦本由於命而稟有厚薄則性所當盡此所以性而不謂之性命而不謂之命也領經筵事鄭元容曰聖學幾臻高明矣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七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八

哲宗朝二

癸丑四年春正月追上 純祖大王尊號曰繼
天配極隆元敦休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
英德臨殿受賀頒赦命各道舊糴限三萬石
各貢舊遺在三千石特蠲以示廣慶之意遣
承旨致祭于永安府院君青陽府夫人祠版
○行賓對左議政李憲球啓言贈吏曹參議
李義淵辨一疏而被慘禍其秉執樹立之嚴
有辭百世至 正廟朝屢蒙貤贈之典在今

日繼述之道加贈賜謚宜也　上允之○二
月　上謂筵臣趙得林曰近來天災屢警民
怨干和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吾雖知
之不知其可行之道當用何策可以為變通
矯正之方乎得林曰　殿下既知之矣欲行
之則轉移間事也紀綱不立則必振肅之言
路不開則必恢張之凡於捄民隱恤民窮之
政推如傷若保之恩上天感應轉災為祥矣
上曰又有可行之道乎得林曰　殿下令讀
中庸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在此書如心得

躬行則何患乎天災民憂大抵君心為萬化之原君心正則朝廷百官萬民四方莫不正矣○御日講講中庸　上曰祖述憲章亦可以體用言歟講官鄭基世曰道與法其體也述與憲是用也○三月領中樞府事鄭元容奏曰近聞東西流民多聚都下甚可憂憫殿下留心於察民隱達民情外邑事狀如階前則字牧之官何敢不盡心乎　上曰都下流丐之多予亦聞知凡父母之於赤子飢寒疾病之救恤不失其時人君之於生民亦當

如此若有一夫之不獲則豈非予之責乎○夏四月命三水甲山所管十一鎭虛留還五千石蠲減雙青黃土岐兩堡權管革罷從領相金左根言也○御日講講詩谷風章　上曰謂之變風則可也謂之淫風則非也判中樞朴晦壽曰然也　正廟朝選輯五經百篇而谷風詩入其選矣○命武烈祠祭奉一窠永付李提督後裔爲世襲平安監司金炳冀遞来奏請也○五月　大王大妃誕辰自内親上箋文只進表裏○命設儒武應製於沁

都使鄭元容試取　上每欲示意於沁都而
元容方在其子沁營任所故有是命○教曰
生民之飢飽專係於守令守令之臧否又在
於道臣關前江原監司洪祐順治績出衆特
加一資○六月　上謂入侍承旨曰昨日偶
成一詩而不用韻法矣其詩曰天下萬國開
地上山河載五品如日明萬物自生樂詩意
何如李寅夔曰有天涵地育仁民愛物氣像
也○領議政金左根啓言八道四都漁鹽船
稅每式年自該道差員詳查陳起減稅與

添錄限三年比準前摠俾海民無冤徵難支之弊而若有一毫遺漏現發於摘奸則守令依漏結律勘配道臣亦重勘著爲先甲之令上從之○命德興大院君祀孫世襲敦寧都正遵 宣廟定典也○秋七月下直守令入侍教曰七事中賦役軍政最是緊務知其二事則并與七事而洞知顧今民情如在塗炭守令能知七事之義則民賴以生若知而不行反不如不知也○時旱甚教曰顧予凉德叨承丕基蚤夜憂懼莫敢遑寧今此亢旱奚

為而然圭璧屢擧靈應尚遲言念民情曷以爲心災不虛生必有所以民生困瘁不能救濟法令壅遏不能振刷財穀罄竭不能節約貪墨橫行不能懲治一則寡昧之罪也二則寡昧之罪也三日避正殿減膳撤樂大臣聯劄陳勉仍乞退 上曰災眚之來由予否德於卿何有○飭京外獄囚審理○親行酌獻禮于鈴原府大夫人廟以府大夫人睟辰周甲也又遣慶平君晧酌獻于墓所遣內侍致祭于贈領議政廉成化內外祠版○九月命

沁都各庫錢穀舊債指徵無處者并蕩減管
下鎭將中長串陞作僉使窠昇天浦井浦作
萬户窠從鄭元容言也○判中樞府事金興
根啓言寧邊府西城設鎭置別將宣川府劒
山亦置別將并作該府自辟在奬武固圉之
道不無少補也 上從之○教曰金文忠金
忠獻兩世祠版方向祀孫任所云入城日遣
承旨致祭○冬十月教曰闡揚德美自有我
家之禮乃追上 翼宗大王尊號曰聖憲英
哲睿誠淵敬 憲宗大王尊號曰體健繼極

中正光大　孝顯王后尊號曰端聖加上
王大妃尊號曰正仁　大妃尊號曰淑敬臨
殿受賀頒赦○御日講玉堂官許傳陳文義
仍奏曰我東田賦名雖什一而益輕焉耳
祖宗成法非不盡美而法久生弊橫歛或有
過於五六倍者或有預收來年之稅者故民
不聊生也　上曰王賦自有常定倍收預收
何也傳曰無狀吏人偷弄惟正之供敢為法
外之事以充逋欠而然也　上曰如此民弊
儒臣亦知而大臣不言何也或不知而不言

耶亦似無不知之理也○十一月命被謫人
率眷著爲式舊例允島棘島置邊遠中道及
緣株散配者眷率隨往初不設禁自　正廟
戊戌以後遂爲邦禁矣至是領議政金左根
啓言依古規任其挈去此爲國家導迎和氣
之道請詢于原任大臣議僉同有是命○嶺
南大饑道臣狀請設賑命本道各穀八萬斛
關北交濟穀三萬斛關東別貿米一萬斛令
廟堂劃給分賑又下內帑銀一千兩丹木二
千斤白礬三百斤教曰言念明春民事寢食

靡甘又命分災蠲稅期有實惠○御經筵教
曰經筵頻御而常參則尚未行矣鄭元容曰
臣嘗稽唐制宣政殿爲正衙紫宸殿爲便殿
正衙日見羣臣謂之常參喚仗入閤不御正
衙則紫宸日見大臣及內諸司是唐制之日
見羣臣也後唐明宗令羣臣每五日一隨宰
相入見謂之起居朔望行常參禮宋朝仍之
每日百官俟朝于前殿不坐則宰相便殿奏
事出押百官行拜禮於前殿神宗時侍從以
上日朝垂拱殿是爲常參百司官五日一朝

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朔望一朝為朔參
官是宋制之日見群臣也皇明則日御講筵
而閣老諸臣常處禁中無時不見矣我朝朝
儀一倣唐宋明之制有常參三講召對夜對
又有承旨儒臣無時接見之禮矣 上因賜
親書楹帖于元容又分賜御書龍字二本于
判中樞朴晦壽日講官尹定鉉○十二月命
故相臣鄭澔施以不祧之典祀孫錄用贈贊
成尹命烈特施易名之典○冬無雪命行祈
祭于 宗廟社稷及北郊翌日大雪

甲寅五年春正月知中樞徐俊輔回榜日賜几杖敎曰逮事　正廟至予嗣服連見大小科之回榜是國朝罕有而人之上瑞也特授判中樞府事宣醞賜樂錄用子孫○敎曰予於嶺南民事每一念至若恫在己向有內下賑資此不足有無焉方伯守宰誠心抄飢期有拯濟之效○遣大臣攝行酌獻禮于　宣陵崇陵以　成廟顯廟禮陟舊甲也○遣大臣攝行酌獻禮于　明陵翼陵以　肅廟御極舊甲也○掌令朴鳳欽疏陳抑奢侈崇節儉

之道辭極懇摯賜批曰崇儉之道既不得家喻而戶說予當自勉而已上行下效豈無影響之捷也予所陳可謂先獲我心爾其隨事盡言仍擢授大司諫○命致祭于文忠公鄭夢周及文敬公金宏弼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文元公金長生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廟又命錄用文忠祀孫繼述　列聖朝扶正學淑人心也○正言朴孝正奏曰開言路擇守令當今急務也言路有壅則政令之治忽難尋

守令非人則生民之懷保無策伏願克審克慎無曰德已至矣而只憂一言之不聞治己成矣而惟思一夫之失所治國之道不外乎是 上優批嘉納○下綸音于八道四都嚴飭守令貪汚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本安然後邦國亦賴以爲安是以自古明王莫不以安民爲固本之道矣至於饑寒之極勞苦之甚閭里之愁歎日聞蔀屋之徵歛歲加此其故何也職由於貪墨之不祛耳夫貪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剝割我赤子蕩析我

赤子肥已營私滔滔皆是哀我無告之民究竟塡于溝壑而莫之恤也則所謂固本安民之義果安在哉方伯守令如有以贓汚入聞者當施重律其各誠心對揚庸答予如傷若保之念○御日講判中樞府事朴永元曰才以安民之義仰陳而伏覩 御筆書安民二字揭殿閣此實萬世無疆之福然而敢問何如可以安民乎 上曰不擾民似可安民也永元曰誠然而須先節儉可以薄賦斂而民安也 上曰國賦常有定數取民不踰其制

斯可乎○二月召見全羅監司鄭基世教曰
每於方伯下去輒有面飭而卿則必有領府
事基世之父教訓想當善治而民生休戚專在於
方伯之撫恤與否民安然後國安民不安國
何以安○領議政金左根啓言外官茂績者
之有去思遺惠碑漸不免濫雜殆莫辨虛實
自 肅廟時禁止而 英宗甲申大加申禁
一并埋置矣伊後諂風僞習轉相效嚬皆以
無碑為恥官路便作一部先生案如非官長
之陰嗾設為觀美欺人之計乃是奸民憑藉

收斂乘時滲指均是貽弊殘氓請更加禁斷
上從之○三月遣承旨致祭于永安府院君
青陽府夫人祠版以祀孫登第也○分遣繡
衣廉察嶺南湖南關東○新及第李樂重放
榜日遣承旨致祭于麟坪大君祠宇○親祭
仁陵展謁 長陵命試交河高陽坡州三邑
儒生應製歷拜金溪大院君鈴原府大夫人
墓所恩彥君墓所蕩滌交河舊逋之害及小
民者遣地方官致祭于文簡公成渾祠版○
金左根啓言華城廣州兩都居留之任就原

任大臣中往往委寄則有可以均勞佚之意
而獲倚重之效　上從之以原任大臣李憲
球爲廣州留守大臣之爲留守始此○命設
濟州別科時該牧新建啓聖祠也○夏四月
命江界會寧兩邑守令廟堂薦望永爲式俱
以關防重地也○初開城中軍出鎮於大興
山城至是因大臣筵奏將移鎮於青石關而
大興亦關防緊隘也命更議原任大臣及兵
判後移之○五月　大王大妃誕辰自内覲
上致詞箋文表裏御春塘臺設耆老科依

英廟朝耆老庭試故事試儒武六十六歲以上人赴舉許子姪扶入仍行放榜宣饌于耆老堂上親製一絶詩曰南極遥對北斗盃慶辰長樂進箋回年年但願如今日數錫恩推壽域開命諸臣賡進又賜耆老堂上妻衣帛○行賓對　上謂右議政趙斗淳曰近日旱甚上下憂遑而外間或有讌遊之人云寧有是也斗淳曰　聖教及此實轉災為祥之會也凡人君弭災之道惟在乎恐懼修省四字而已　上曰然○金左根啓言故大司成柳

崇祖道義學問爲斯文懿範既贈正二品職
請賜諡　上允之○教曰延安南大池疏鑿
事向因廟啓行會而此池之爲民蒙利爲千
餘年之久　英廟下教中非若民實爲民之
辭教在今日所當仰述者鋤後穫前農隙始
役事甚便好動民之際萬一有誅求騷擾之
弊則此實苦民也○金左根啓言俵北關奉
審禮堂所奏該道還戶雜頉一切裒合均分
而殿最中以此一事大施懲警之法從之○
秋閏七月命擇送四道京試官教曰予將以

令科驗廷臣之爲國忠不忠姑不多誥○召
見慶尚監司金學性 上曰卿於講筵每以
民事陳奏應知治民之本今當賑政之餘尤
加撫恤也又教曰秋將開講而卿今出去非
不悵然想必治聲日聞未覺其爲悵也○順
天求禮谷城三邑大水人家漂頹一千八百
餘戶渰死者七百餘人狀聞 上驚慽以順
天府使申錫禧差慰諭使周行慰諭其結搆
埋瘞之費量宜施與俾失所號哭之民得以
奠接被溺處設壇祭之以慰無告之魂恤典

令公毅中會減○八月命故沁留南履炯子
孫錄用行護軍李是遠擢拜都摠管履炯在
沁留時著廉介之績是遠有一鄉之望　上
自舊勞時嘗所習聞故嘉奬之○九月金左
根因雷異進言曰十月雷之必稱災而九月
雷之不稱災即近來謬俗非古昔修省之法
也節近閉塞宜無陽剛用事之理而今其轟
爗無異盛夏豈不大驚悚哉朱夫子聞雷有
詩曰但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群心蓋
雷有剛斷之象不當發而發乃所以警動人

主之心使有以法其剛而體其斷也夫所謂斷者決斷勇斷之謂也臺榭池沼之樂可斷而廢之也聲色酒醴之娛可斷而却之也振悠泛而率勵羣工奮怠厭而勤毅聖學皆勇斷奮發中出來者也在今法夫造而答羣心豈有大於此數者哉　上曰日來轟轢大是警悚仁愛之天豈無所以而然也由予否德所陳中法剛體斷當造次修省也趙斗淳陳勉聖學曰人主講學之勤不勤係國家治亂安危之會蓋收放心在此燭事理在此審古

令興亡得失之機而辨君子小人用舍進退之漸在此夫以人君而好學則欣慕願立於朝者皆正直補助之人也不好學則窺伺雜進於前者非暬御邪諂則皆卑賤蠱壞之類也。上曰首揆纔有陳勉卿言又懇摯予豈無感發警惕當念茲在茲庸副衆望○冬十月命順天鎮營將減下時領中樞府事鄭元容自湖南還奏鎮弊請權減營將以屬本府詢于大臣兵判諸議僉同從之元容又啓言泰仁贈祭酒李恒力學劬經明辨理氣性命

之源爲湖南理學之倡者也請加贈正二品
賜謚以副多士之望長城前都事奇正鎭固
窮讀書不求仕進一鄕稱善可合收用請差
除一縣俾試治民之政幷從之○嚴飭八道
四都還穀加作之弊大臣因繡啓而筵奏也
○命判書徐箕淳喪原致賻外量宜加施以
示追奬另恤之意以箕淳飭躬之善居官之
廉大臣筵奏也○十一月教曰明年乙卯我
景慕宮誕彌之歲再回甲也仰體　正廟當
日志事俯念小子無窮之情理則惟在闡揚

德美以彰十四載舜攝盛事丕述乙卯已藏之贓典而大臣之議亦既僉同　閟宫追上尊號儀節與告布之節按式舉行○金左根曰懲貪排本之策莫先於懲貪墨來後金吾論因凡係贓汚一依　正廟受教直請刑訊窮覈取服亟施島置考績京察在邇請加責勵於掌銓按道之臣　上允之仍教曰以懲貪墨事飭教不啻申複而終無實效誠為慨歎○十二月教曰贓律既嚴且有大臣筵奏俄於請刑之啓既已允從更思之其於教而

後刑之義不無參量今姑除刑議處而若特此爲例恬終無所畏忌則一時寬典豈可常有○命故參判李選加贈賜諡訪其後孫調用

乙卯 六年春正月特授前僉知權載大工曹參判敎曰聞載大初仕特授在於前乙卯云此人之復覩今年豈不稀貴乎仰體 正廟當日之心不可無示意之擧也○致侑于華陽書院敎名經筵官宋來熙宋達洙金炳駿○上謂諸大臣曰 仁陵之封二十有一載矣

形家之論有甲乙卿等其廷議之矛惟 慈
聖意是承 綏陵每值潦漲汎濫室前又可
議也 徽慶園亦有不愜之論其并議之又
教曰玆事至愼重詳審而精擇然後議乃定
卿等與禮官及敦匠之臣再三相視勿之有
悔於是諸臣承命徧相畿甸遠近 上又躬
審西至于 禧陵東北至于 光陵陟巘降
原不以爲勞乃得吉岡遂命 仁陵遷奉待
明年定行 綏陵徽慶園遷奉卜吉舉行○
行酌獻禮于 景慕宮追上 莊獻世子尊

號曰贊元憲誠啓祥顯熙 惠嬪尊號曰裕
靖仍命翼靖公洪鳳漢內外祠版遣承旨致
祭○二月遣大臣行酌獻禮于 定陵 桓
祖大王誕彌之九回甲也敬遵 正廟乙卯
追躋本宮盛典行是禮○親祭 健陵顯隆
園仍行 華寧殿酌獻禮敎曰以是年行是
禮追慕之私當復如何其時有父老之宴卽
大聖人愛日錫類之盛事也仍命本府父老
年八十以上人賜米肉○親奠酌于南關王
廟遣承旨看審讓寧大君祠宇○三月命賜

判中樞徐俊輔表裏一襲仍遣曺郎問起居又賜前府使洪錫謨衣資食物俊輔錫謨俱以乙卯華城進宴入叅人重逢是年事甚稀貴特施優老之典也○遣禮郎于燕山君光海君墓審察塋域頹圮令地方官修治○命修築諸道社稷壇教曰此敬天重農也○禮曺以新陵斬草破土後凡於殿座與動駕時用樂當否請詢大臣判中樞府事李憲球領議政金左根曰已酉丙午兩年有下詢而特爲義起陳而不作矣命自出玄宮日陳而不

作○夏四月命 端廟朝六臣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李塏柳誠源俞應孚墳墓碑碣令道臣另飭修治時六臣墳墓荒廢碑碣傾仆行路為之嗟歎大臣以聞也○右議政趙斗淳啓言贈吏曹參判李載亨北關人也絕意仕宦學有淵源毅然以斯道自任摩雲以北有彬彬文學之風皆其闢荒之功也請加贈賜諡 上從之○五月金左根啓言豐川屬鎮椒島處在絕海咽喉其彈壓禦侮之策在於重職名振威武該僉使作為邊地履歷宜

也 上從之○六月行賓對金左根啓言京
察在即銓臣登筵請以慎擇守令審揀初仕
策勵焉
上曰每飭輒歸束閣是誰之責苟
能公心甄別始自一命之士至於守宰者豈
有非其人之歎乎左根又啓言雨露霜雪渾
是造化則固非在下之所可測度而吏兵批
六臘歲抄按例應行者則今者無一人蒙點
或不無滯鬱之歎也 上曰歲抄之不爲擧
論乎非不知前例而然奪告身及居中居下
之人行其所不可行之事每到六臘減等之

時其心自得恬然無恥故一番示警也○諭
景慕宮行酌獻禮　惠嬪誕辰再回甲也○
秋七月教曰幸行適值禾稼未穫道路修治
必有傷犯之慮切勿張大因其形址不拘廣
狹務從方便○八月諭　仁陵長陵禧陵覲
祭仍諭　孝陵展謁教曰初謁　仙寢愴慕
罙新坡原府院君子孫中問名　禧陵祭奉
擬入又教曰歷謁　孝寢予小子追慕倍切
百世之感舉國同情而金文正之孤忠卓守
既有　正廟朝褒崇之教在今日豈無寓感

之臯贈領相金麟厚祠版遣道內秩高守令
致祭○還奉　綏陵于　健元陵左岡詣
殯殿親進香○九月命贈參判韓浩運贈統
制使許沆幷加贈正卿皆壬申殉節人也○
詣　光陵親祭遣承旨致祭燕山君墓所麟
坪大君墓所及道峯書院○正文公金洙根
特贈上相遣閣臣致祭教曰予於故重臣必
欲登崇委以霖雨之用者而今焉履聲之聞
星霜且周使予屢發臨朝之歎矣節惠時添
一正字予意有在廷臣庶或諒之○冬十月

還奉　徽慶園于　順康園右岡行親進香
初議定遷園於安樂峴又不叶乃更親審後
占是岡○命錮義城陳結之寃徵於民者○
十一月饑儒任秀喆等疏請刊行兩賢傳心
錄　上賜批曰傳心錄百世之下有以仰認
正廟朝聖學之高明曠感之昭融令此請刊
之論何其晚也亟命刊行令饑營量欲剞劂
之資○十二月右議政朴晦壽奏曰守令之
於民父母也寧有父母不慈不養而子可得
以活者乎故致治之主莫不以擇字牧為重

而今也不然銓注之際不論人之如何輒曰某也貧宜為縣某也久淹宜為縣是則為人而擇官曷嘗為官而擇人乎此非用人之本意為民之實政也 上曰然○京畿忠淸全羅平安咸鏡五道褒貶無一人居下者 上敎曰州縣長吏皆為循良而能善治民乎歲二考績欲紀其臧否而黜陟之也今見殿最無一長吏居殿者豈其勢力所加而面目所厚之致歟年來屢飭都不留心是豈道理五道道臣姑先越俸三等

丙辰 七年春正月申嚴京外牛禁犯者無赦◯
上嘗命停藥院所進酪粥曰牛不乳畜不繁
何可以無益之事害及禽獸宮人輩或捕禽
虫亟命放之曰捕一則傷衆族◯重修仁政
殿◯二月詣　獻陵親祭仍遣禮官致祭于
驪興府院君閔霨內外祠版錄其祀孫◯上
嚴於選舉每有科必飭及別試設場教曰古
之座主擢置人才為國家需用今也不然只
知關節奔競且巨室子弟不讀一字書而父
兄憐其頭角為之力圖是豈收拾人才之道

乎丙別大比也自初試以及會試一切有公
無私興起我八方多士之心萬有一用情之
入闈當以科場律從事又教曰講規之嚴自
有故事如或一毫饒貸是蔑法也自廟堂臨
時廉察隨事論勘及其二所榜出物議喧騰
司諫辛志鼎疏陳有司不公宜罷之 上震
怒命竄諸試官削不言之諸臺諫職擢志鼎
承旨○三月還奉全溪大院君完陽府大夫
人墓所於抱川花山命禮曹庀具棺槨材自
長生殿擇送出柩發靷安葬日進素膳行望

哭禮舊墓所成殯日以淺淡服親行茶禮是
時禮曹言緬奉時儀節多刱有無可據請議
大臣右議政朴晦壽判中樞府事金左根皆
以為 大殿中宮殿望哭依王妃父母緬禮
時例素膳依本墓忌辰日例茶禮時出還宮
服色用常時戎服而茶禮與展拜及辭墓禮
與常時有異并以淺淡服自內行禮陪從百
官則以隨駕服色序立於外班誠為合當命
以此定行○順和宮監刱無名雜稅於箕海
交界鐵島地橫歛船隻至于濫杖商賈受病

平安監司金鼎集狀聞命革罷收稅宮監移送法司重繩各宮各司此等雜稅亦令各道道臣摘發狀聞以杜售奸厲民之弊○驪州牧火民家被燒近千户遣慰諭使賙恤内下銀子丹木米幾咸興府民家失火之啓又至教曰近日火報何其多也誠亦異也人命之免死雖幸矣其失所驚遑將何以爲生内下銀子丹木如驪州之數加給進貢價中錢三千兩○命蠲蕩京畿乙卯上納停退條以紓一分民力○夏五月 大王大妃誕日

上御春塘臺宣饌于大臣及耆社諸臣設應製試士親製祝壽詩曰長樂祥雲化旭舒上林榴蓴綻紅初年年獻壽稱觴日松栢岡陵祝有餘命諸臣賡進○踈放各道徒流案一千一百五十餘人○六月 大王大妃弗豫 上夙夜焦遑衣不解帶尋即平復 上歡忭命藥院及别入直人施賞有差召大臣耆臣于春塘臺宣饌飾喜仍設儒生應製試取吏兵批歲抄更爲點下推 慈恩而廣慶也翌日大臣耆堂進謝箋○親行都政飭兩銓恢

張公道○嶺南大水以左副承旨申錫禧差慰諭使教曰嶺南水災之若是孔酷滿心驚惕寢食靡安田疇之蕩決家户之漂頹已是萬萬可念而哀彼渰死人命何罪而然也本道自經年前大無雖幸值少康而杼柚之空羸瘠之匱蘇醒安保尚云渺然況罹此懷襄莫可支存乎慰諭使不日馳往宣此綸音渰死人身還布蕩減是應行之典而捄得者葬埋之需漂頹户構接之方量宜施與以公穀會減渰死人設壇致酹依甲寅湖南例爲之

夫水旱流行非曰無之而哀我赤子之蕩析流離豈非寡躬之咎歟安土重遷可免他鄉顛連之患以待朝家庇覆之意面面提諭若予階前下銀子丹木胡椒于慰諭使處量其被災淺深分等頒給○秋七月左議政金道喜啓言嶺南今年水災殆近古所未有而捐帑而補助設壇而奠酹德音藹然有足以生死肉骨回咷爲笑矣至於災邑蘇捄專係守令守令之不堪其任者趂即罷遣若有實心愛民有聲績者勿許差代克盡懷保之責請

以此另飭銓臣及道臣 上從之教曰彼民何辜由予涼德不能代天工之致也哀彼無家無食之民何以使居何以使食憧憧耿耿寤寐如結顧今蘇捄之策不出於鄉言也○八月海西長淵等八邑大水命以安岳郡守鄭錫朝差慰諭使遍行慰恤內下銀子丹木頒給恤典道臣邑守加意料理未寒前使之奠居毋至有散而之四之患○九月諭嶺南海西慰諭使及道臣曰歲一水旱天時運行也若極備而極無則災異也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而百姓安堵不知水旱之苦上能修省下能備豫故也嶺南海西之巨浸挽近罕有憂之如何如堯如湯而已漂戶渰人已令慰諭使躬撿其埋瘞結搆之方而未知其間歷到幾處所結搆者幾戶所掩瘞者幾人節候漸屬寒涼哀我赤子失所非命之類何以掩骼何以庇身念念及此夙夜耿耿道臣守牧似當靡不用極玆庸再告竭乃心思俾生者奠居而死者得瘞無有一夫一婦流離咨嗟之患 ○ 海西又以鳳山等六邑水

災啓聞命銀五百兩下送于慰諭使處與前
所內下者通同分俵此是恵均不恵寡之意
也仍以狀聞之遲滯該道臣及守令并緘辭
推考○冬十月遷奉 仁陵于 獻陵右岡
自啓 陵之初 上齋居皇皇如始喪 靈
轝至迎哭于行殿又詣新陵 殯殿親撰進
香文哀切懇到奉讀者無不流涕既復土念
畿民奔命用準折式蠲兩稅○特施忠獻公
朴準源不祧之典仍遣承旨致祭于其內外
祠版○金道喜啓言擇守令嚴殿最其要惟

在於懲貪墨而監司者一道之標準守令之
所畏憚而取則也苟其身之不法何以責其
管下以施黜陟之政乎自今凡以貪汚得罪
者計贓多寡用加倍之律終身勿叙字牧之
任清右之職庶可為懲一礪百之道也 上
曰未有己不正而正人者廉白貪婪皆自我
而及物承流宣化下邑所趨黜陟臧否豈容
親戚強禦乎○大臣奏言明年丁巳 大王
大妃聖壽將躋七旬 王大妃寶齡光躋五
旬五旬稱慶有戊戌近例六十九歲稱慶有

仁元王后乙亥已例請上號進賀　上曰明
年之慶滿心懽祝秋冬以來縷縷提稟而兩
慈聖謙抑之衷終無以勉回到今道理承順
居先月正元日當親進箋上表裏以伸祝慶
之誠○十二月特許嶺南災一萬六千結準
劃時嶺南新經大水田疇潰决既多道臣申
錫愚再請準劃而籌司以事關經用難之錫
愚乃上疏悉陳民情之艱困遂有是命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九

哲宗朝三

丁巳八年春正月朔親上致詞箋文表裏于大王大妃　王大妃受賀頒敎○江原監司李鍾愚以考課無一人居殿者命越俸鍾愚上疏辭批曰古人有一路一家之喩則知考課之爲大政矣來猶可追何必深引○領中樞府事鄭元容回巹　上宣醞賜樂召見于熙政堂諭曰使人人如卿之壽而得兼今日之會豈不盛哉且爲文賜之元容拜受曰

御製文中有自希之教此聖人修德求福之意也昔宋太祖思國祚延縣之術召問異人異人書進安民二字太宗思聖壽靈長之道召問天下高年者高年者書進寡欲二字夫安民者殿下不待異人之言而自得於聖衷書揭堂楣何所加勉然安非自安也上有懷保之政然後可安也寡欲為攝養妙詮而欲者謂食色之欲人所不能無者故言寡者節之也欲力行此道其要莫如讀書願殿下慎起居節飲食以讀書為養生之方焉

上滿酌一盃曰須盡飮也因輟銀甁銀盃以
賜之元容曰臣素不解飮今受甁盃之賜從
此當飮酒矣○掌令李杓上疏曰分館者所
以區別族類品第甲乙以爲進身之路而一
號庶類擧皆屬之芸閣混莫辨於涇渭也武
科部薦之地閥稍優者旣許宣薦而彼在芸
閣者獨無甄別乎答曰文武一般爾言容或
無怪其令廟堂議之○二月移奉謨訓于大
酉齋謨訓舊奉于演慶堂至是以基地湫濕
命移奉 上親幸看審御摛文院賦詩命閣

臣賡之又御中日閣親射宣饌盡歡而還○右議政趙斗淳白 上曰人主講學與匹庶不同匹庶之頽惰暴棄不過爲匹庶而止人主而有此患則治亂安危之機猶影響焉朱子告宋孝宗曰今日者陛下之盛時臣於 聖明亦曰今日爲 聖明盛時而盛時之悠泛伈泄豈不爲萬萬可惜也 上曰講學之有益於身心非不知之自然作輟間斷之日多矣卿言惓惓當留念矣○時陵園有犯斫者命拿問陵園官教曰邱木之愛貴賤無間

一枝一葉或有枯損子孫之心猶爲如失而況近五百年或二三百年禁護而長養者斧斤狼籍全局童濯不覺驚悚而傷痛將如之何○宣十先正書院額院在咸興享文忠公鄭夢周及文正公趙光祖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烈公趙憲文正公金尚憲文正公宋時烈文忠公閔鼎重文敬公鄭澔者也儒生朱命欽等疏請從之○三月咸鏡監司李是遠還朝白 上曰甲山銅店山谷深僻而彼我之交界也應募赴役者毋

慮數萬人聚散之時憂慮甚多常以山銅之
宜防而不宜許深留聖念則有益於北民豈
一時採用之比哉　上命史官書諸策○進
饌于　大王大妃王大妃教曰飲福敷錫宜
先庶民命京兆五部已冐生士庶人須給米
綿○以國賦歲縮命各宮各營各司吏隷元
額外加出者有闕勿補著爲式○夏四月命
復金魯敬官爵教曰此家寃狀昭晰無餘而
庚子再發之論不近於一事再勘乎况因此
而使貴主祠版流寓棲屑香火殆絶者豈仰

體 英廟止慈之意 純考全保之盛哉○
五月趙斗淳請招延儒賢 上曰嗣服以来
屢有招延之舉而白駒長在空谷是予自歎
處也仍特加祭酒宋来熙嘉善階經筵官趙
秉悳通政階幷下諭敦召○趙斗淳又請開
言路曰凡有陳説於前者其言是則從之獎
之雖或不槪於 聖衷優容而涵貫之勿以
言而罪其人則國事庶幾矣宋人之言曰城
門閉言路開夫城門閉而始開其言路則亦
奚及之有 上曰雖有言路人旣不言何以

自開大小羣工日進善言則予雖不敏當翕受矣○分遣御史于八道刺擧貪墨○命罷昌原七浦之稅曰關市尚不征況商船乎假使其稅有補於需用既知貽害於吾民則何愛而不革也○特贈故參判徐春輔官以壬申殲醜之有勞也○大王大妃誕日召大臣等賜酒親書識慶頌祝詩分賜之○閏五月命贈持平任敞趙贈正卿生員朴奎瑞贈臺職敞當 肅宗己巳率諸生守闕號哭辛巳巫蠱之變冒死叫閽力請告廟 肅廟以慊

慨翁稱之至壬寅誣獄竟被戮奎瑞亦於辛
巳疏請討復者也○六月命復朴承宗父子
官爵始光海之廢承宗自殺朝廷削其官爵
至是其孫上言鳴寃曹啓下大臣議 上教
曰論人於死生之際難矣此人之辨得一死
可不曰死得其所乎特令復之○秋七月平
安監司徐念淳狀請鑄錢趙斗淳曰鼓鑄大
政也一或蹉跌悔之無及且生財有大道聖
訓也嚴典守謹出納塞逋竊絶冗濫歲計為
功先治其本末始非復源濬流之效也令以

蕩殘之致輒議匡郭之役則八路州郡舉將
為爐鞴鎔液之所矣置之便 上曰卿言正
合予意以今人心難保其鑄必無事不如不
始之為萬全之計也○八月壬子 大王大
妃金氏昇遐上謚純元 后再臨簾帷翊扶
艱大前後聽政十載之間典禮克正大事悉
舉嘗謂崇儒術恢言路為治世之大經○知
敦寧府事李鶴秀上䟽略曰臣聞祖有功宗
有德宗之德不下於祖之功而不有巍勳永
賴萬世則亦不得稱以為祖我 純宗大王

以中正純粹之姿受惟精惟一之法本之以躬行心得達之以天德王道事親奉先敬天恤民勤學崇儉之德實有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 正廟二十五年普心精義炳日星而嚴鈇鉞有一種背馳之論必欲雠視而壞亂之赫然斯怒大行天討西洋邪教瀆亂彝倫傳習既久流播且廣亟令鋤治誅其人而火其書關西土寇盜弄潢池侵掠郡縣戕殺長吏命將往討戡定禍亂殲其渠魁釋其脅從巍烈大勳可謂盛矣禮曰謚者行之蹟又曰

聞其諡而知其政績 純考之行考 純考
之政稱之以祖不亦宜乎命二品以上議之
議僉同上 純宗大王廟號曰純祖尊號曰
懿行昭倫熙化峻烈上冊改題主◯湖南大
水以順天府使李承益爲慰諭使使之周行
灾邑親自施恤◯九月下綸音于四都八道
其略曰惟我 大行慈聖以億兆之衆付託
予小子平日之所敎詔焉勉勗焉一則安民
二則保民戴髮含齒之倫得保有今日者莫
非我 慈聖賜也小子不天奄罹憫凶予將

何恃而為命民將疇依而為生嗚呼安民保
民即予繼志述事之最急務也苟或匹夫匹
婦不獲其所則是予一人之罪陟降之靈其
可曰予有後乎今日近民之官皆我　大行
慈聖北面之臣也其在追先郭今之義宜如
救焚拯溺之為不爾而剝民之膏徒事肥已
暋不畏法為道伯者又從而掩護不聞是
大行慈聖之罪人也予當以其罪罪之又諭
政府曰才以安民保民之意有所下諭者若
夫所以安所以保者以實心行實政而已煢

煢含恤之中兮所仰成者惟廟堂是耳苟利於民勿憚煩奏可以節省者節省可以矯捄者矯捄可以蠲減者蠲減毋使一民或有失所之歎○趙斗淳進戒於 上曰竊稽歷代以女君而有大功大業於宗廟社稷爲萬世所不忘未有如 大行慈聖者矣臣民無祿奄遭喪恃之慟而 殿下哭泣之哀顏色之慽有不忍仰瞻者臣等每登對而退曰 聖上之孝思如此家國終必賴之夫孝爲百行之源貫古今徹貴賤人理之所維持也以慈

念爲念所以報慈恩也　上曰典學一事寔
我慈聖平日所眷眷者小子萬有一報答
之道莫有大於此者矣○趙斗淳又言曰伏
讀綸教以實心行實政六字可以一言而蔽
之實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擧斯心加諸彼
而已殿下旣以諭於下其在以身先之之
義顧力行何如耳　上曰誠實立根基剛毅
振紀綱宏遠定規模嚴重尊體統卽廟堂之
責也道臣承流宣化守令分憂百里生民休
戚實繫於此此卽銓家之責也翕受敷施禮

遇朝臣至於宦官宮妾毋啓寵毋納侮即予
之責也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所區區之望也
今若下不畏上上不信下則可乎否乎○冬
十一月大臣請飭道薦銓選 上曰門地紛
競奚獨銓選而然也先自道薦必取有才有
行者俾遐邇惟均名實相副可也○十二月
甲子葬 純元王后于仁陵初 上欲隨轝
大臣固諫不從率百官庭請又不從曰父母
之喪當行則行之寧顧其一身而莫伸其情
理乎又曰大臣亦經親喪如欲伸其情理而

人有禁之者則止之予大臣又以日寒為言
上曰予之行止只觀日氣之寒燠其可曰情
理乎大臣猶執不已　上曰隨輦雖不可行
下玄宮時何可不詣遂詣　山陵臨壙哭辭
贈玉帛如禮○既卒哭　上猶不復膳朝晡
饋奠必躬行哭必哀慟大臣等慰譬甚切
上曰人子之於父母孰無欲孝之心親在之
時隨事養志盡誠奉承方可謂伸孝而親不
在之後徒為哭泣有何益哉○因山時三都
監物力之卜定於外者及八路祭需錢並命

蠲免特下錢六千緡給役民○黃州牧使李時敏治最一路御史以聞 上錫表裏璽書以褒之

戊午 九年春正月 召見判中樞府事李憲球賜几杖以憲球是年回巹也○有司言繡啓贓賄人今當議讞矣凡挪移出納監守自盜之四十貫以上求索借貸所部中財物之一百二十貫以上因公科斂枉法贓之八十貫以上各有原律無或入出而此與微眚薄過之合從實典者有異請勿付功議 上從之○

贈沈長世姜恰鄭瀁洪鍚謚長世等與洪宇
宖世稱太白五賢宇宖已贈謚而長世等未
及焉至是大臣因嶺儒疏筵白許之○命壬
申戡難諸臣加贈賜祭進秩錄孫有差○鑄
字所火趙斗淳言我東文字之流布不息者
蕩為灰燼五百年珍藏遂無可傳豈不惜哉
請及今經紀 上可之令奎章閣鑄之閱九
月工告訖整理大字八萬九千二百三小字
三萬九千四百十六韓構字三萬一千八百
二十九幷燼餘完字十七萬五千六百九十

八彙類分部藏于鑄字所○二月趙斗淳言金銀銅之山出碁置者非不爲有國之寶藏而我國之不許私採者爲其有妨於農也一主撮之金可易斗斛之粟故抵冒奔聚視耕種若弁髦使良田沃土盡歸礦窟而捨本趨末之徒奄成一逋逃藪其爲漆室之憂不但民食之日匱而已請申其禁遂禁金銀銅私採者○三月籌司請禁諸道防穀　上可之曰懋遷有無國之急先務也爲守宰者雖曰各爲其邑若一切防穀秦瘠視人則豈對揚

之道乎○御經筵讀唐史至德宗所云此亦
天命非由人事者 上曰不修人事徒歸天
命非人君所可說也至澣衣事又曰柳公權
末節之言是矣天下之治不治豈在衣服之
澣不澣乎○夏四月追上 純祖大王尊號
曰大中至正洪勳哲謨 純元王后尊號曰
顯倫以 純元王后寶齡七旬之年也時
上在諒闇諸大臣聯劄言親上親行儀節多
有拘碍以服則黲袍非尚吉之儀盛服違守
制之常以享則祼薦將事之際當有樂舞實

難合宜乎情禮之間請特命攝儀 上從之
○五月以任憲晦為 孝陵祭奉憲晦孝友
力行靖居求志趙斗淳力薦之後拜經筵官
屢召竟不至○六月江華留守俞章煥請重
建萬寧殿從之○先是海西有宮庄凡戶係
宮庄者例不受還饒戶輩百計鑽刺竄名其
中貧賤獨戶重受其困大臣以為言 上曰
與其貽害於民寧廢宮庄況宮庄未必廢乎
其令諸允還戶一切平均○因知中樞府事
尹定鉉疏增拓 永禧殿奉安 純祖睟容

○秋八月廟堂請飭諸道撿踏之政 上曰民國一體也不害於民亦不害於國是爲公平之政○命故持平李鳳祥贈都憲贈參判金信謙加贈祭酒幷賜諡因大臣筵奏也○籌司言物價貴賤低昂有非威脅可齊也夫乘時射利操縱伸縮於翔踊刁騰之際者雖甚可惡而商賈伎倆在此非捕廳所干涉也況憑藉討索日甚一日則彼積貲產惜身命者何貨之不可居而惟穀是貿爲捕廳所操切困督之資乎宜嚴禁 上然之命禁捕廳

之操縱米商者○冬十月雷 上謂領中樞
鄭元容曰先儒云減膳不如善政誠格言也
使予減損於常供之膳有益於何事而此足
為弭災之策予行一政出一令而利於民悅
於民然後可以為應天以實之道矣予敢不
勉元容對曰 聖心警惕常如遇災之時則
進德修業利澤自及於民矣○命施忠正公
金省行文純公權尚夏不祧之典○十一月
贈本生伯兄為懷平君謚孝愍○十二月遣
大臣攝行 昌陵酌獻禮以 安順王后諱

辰舊甲也○命內閣重刊五倫行實圖親作
序文以弁之
己未十年春正月命九卿有司堂上各薦京師
人有才識者二人自廟堂錄用○二月忠武
公金應河立殣日遣禮官致祭以舊甲之回
也大臣有言其祀孫方持制家貧無以供香
火者特命其後孫中從宦者差遣守令俾享
祀無闕○將幸 山陵大臣以丑刻太早請
待平明進發 上曰予於幸 陵展謁之心
常急故欲早動矣雖侵曉豈致有損乎○領

議政鄭元容以老乞退 上不許曰卿每以
老為言然經曰人惟求舊盖人而耆老則諳
鍊事務朝廷之貴老咸自古然矣○上謂大
臣曰守令若不久其任則豈有周察願治之
心乎非但迎送為弊而已嗣後守令必準苽
勿徑遞如有不法者黜斥之有治績者仍任
之增品秩以褒之何如大臣曰 殿下此教
誠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何獨守令為
然如藩閫等職在守令之上者亦久任可也
百官之中大臣居首尤不可數易久任然後

可以責成若二三年何可謂久耶○遣承旨
行祭于昌嬪墓德興大院君直派孫炯特除
穆陵叅奉以昌嬪周甲重回之歲也○諭筵
臣曰近日八路倒懸之勢誠岌岌乎殆哉予
雖深居九重某伯某倅之孰廉孰貪誰白誰
黑不無多少入聞而令不一一摘發者欲令
大小臣隣得開自新之路而差代黜陟之際
予當有明示好惡之道矣尋又下敎曰方伯
守令貪鄙最甚者書諸寢壁已有所下敎矣
深居九重猶有聽聞在廷諸臣必無不知之

理而一向緘默無一糾擧如是而將何爲國
乎並罷諸臺職○三月鄭元容請依　祖宗
朝月課故事令文衡閣學抄選文官四十以
下者以講以製月考歲計論賞以獎之時或
親臨考試以誘掖之庶爲育材需用之道矣
上曰卿言允合培養之政其議行之○夏四
月申禁書院私設者○五月遣大臣行酌獻
禮于　溫陵寧陵以　端敬王后舟梁及復
位舊甲　孝宗大王誕降舊甲也○行賓對
大臣請禁儒生陳疏干懇之弊　上可之曰

人若有實行公議亦必共許有聞則朝廷固宜褒奬而子孫自請褒贈此亦近日之弊也禁之宜矣○忠州民有舉火南山者　上聞之曰雖事固當查正以部民而訕訴其官長得無有傷於道理乎鄭元容曰官長若善政民豈敢有言乎若困窮難保則奔訴君父亦其常情也昔宋藝祖時民有擊登聞鼓求亡猪者藝祖手書趙普曰朕何嘗見他猪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寃民也凡民之訴寃於其君者恃其君也　上喜曰卿言然○關西

列邑以公用不贍或有預收田租者 上聞之曰此厲民之大者其亟禁之都下有以債徵族者亦命禁之曰民安得聊生乎○命驪州高陽等地被水甚者免稅三年○咸鏡監司尹致秀狀請長津復邑下廟堂議皆曰地不改闢而民則改聚戶過三千必有軍糴獄訟之繁還鎭爲邑實合便宜 上從之○內司官有言海西灌漑之利者 上以其屑越亟令攸司科治○秋七月以新鑄字印國語分藏史庫館閣頒賜大臣以下○有司請修

西闕 上曰因其未全頹而修葺則用工反易於全頹之後矣然非欲華麗苟完苟美而已○諸道水陸軍操每因民弊請停以為例 上曰春秋組練每每停止則彼編伍之軍何由知坐作進退之節乎久廢詰戎甚非安不忘危之意也一時並行易致騷動先自一道始輪回組練則軍民亦應習以為常矣○八月陽德碧潼等郡大水遣慰諭使巡行賙恤○致祭于益昌府院君愼守勤令銓曹錄其祀孫○象譯自燕還者或購玩好之物 上

曰此等物有何益於民生而費貲貿來耶是由儉入奢之漸也不可近矣○九月領敦寧府事金汶根上疏略曰祖宗之有功有德而沒世不忘則奉之於不遷之廟禮也崇尚德義修明鉅典不待當祧而預定世獻亦禮也我 憲宗大王以聖神睿智之姿挺昌明博大之運冲年嗣服誕膺景命躬行心得動合古昔寅畏修省遇旱心禱法 英廟敬天之實頻接臣隣斥遠宦妾法 正廟親賢之義躬閱疏決子惠困窮法 純廟愛民之心全

保世臣崇植儒教甄錄忠藎招訪邱園確褒
國是廓闢陰邪臨御十有五載朝著清明疆
埸寧謐此聖功神化閱百代而遺於戲之思
也舉一國大同之論臚陳於 殿下之前乞
將臣言博詢大庭克定世室之禮焉命二品
以上議之議僉同遂定 憲宗世室之禮○
先是漕船有臭載者拯其穀分給沿地民户
待秋還收如收糴例民頗苦之至是大臣言
其弊 上曰以不可食之米分給而還收此
何異於白徵不待腐傷隨拯隨賣則雖減其

價豈不有益於民乎○冬十月尊 王大妃
爲大王大妃上號慈惠 大妃爲王大妃上
號睿仁御仁政殿親上冊寶陳賀頒赦○加
贈贈參判柳沃官特命賜謚初朴祥金淨之
跡復 温陵也沃以務安守與焉會於古寺
掛三印於臺畔 正祖賜祭文有曰三印其
臺萬古不磷 純祖朝贈吏曹參判至是加
贈○命修葺安嬪李氏祠宇嬪以 孝廟宮
人陪從瀋陽盡誠效忠故特命不祧以其本
家孫奉祀者也○命錄用文簡公朴祥文簡

公金淨祀孫○贈故玉堂金義貞處士鄭汝康職義貞與文正公金麟厚同事 仁宗乙巳秋慟號還鄉屏跡自守汝康值壬辰之難仗劍倡義身殉戰陣鄭元容筵白之有是命○十二月遣大臣攝行酌獻禮于 章陵以元宗大王諱辰舊甲也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九

國朝寶鑑卷之九十

哲宗朝四

庚申十一年春正月領議政鄭元容請禁外道債訟之弊　上曰小民難支至於債訟而極矣且徵族尤是厲民爲官長者安得辭其責乎申飭京外可也○鄭元容奏生民苦樂專係守令臧否非人主所可得而私也近來殿下之所特除者或有未經詞訟或有未及陞六旣未試可則何以俯燭其材能乎此後則一付銓曹惟以量才愼擇爲務且守令之

與道伯親避遞職雖有治績作散可惜此後
守令應避人請與他道換差並允之○二月
咸鏡監司趙得林辭陛　上曰守令臧否專
係方伯諺云上水清下水清上水濁下水濁
在上之人正直律已則治民不難矣○教曰
幸行無論遠近軍服甚簡便自今以此定式
○左議政朴晦壽奏凡爵賞與科第慎重而
愛惜之然後得之者必以為榮如或濫施而
無節則有何可貴乎此聖明之所當念　上
嘉納○朴晦壽奏農政莫先於水利水利莫

過於堤堰苟非別般修舉無以備豫水旱今
春分不遠東作將始董飭之節已有綸音之
頒示凡職在分憂者苟能宣上德音悉心對
揚則民知田功之爲大本業之爲重屢豐之
效可坐而致請以此行會八道四都允之○
黃海監司申錫禧辭陛　上曰生民弊瘼在
於加作及身還布等事必須惕念而白骨徵
布尤係民隱亦宜查櫛無至寃徵使百姓安
堵可也○三月因左相經費減省別單書入
教曰掖庭之內予所使令一無減省何爲而

然也須自內爲先節省○閏三月因左相奏
命嚴禁兩稅防納及各宮各司橫奪勒稅之
弊○朴晦壽奏近來外邑還餉致逋之弊專
由於始逋之初不即摘發請分付各道臣另
加察飭　上曰守令始逋道臣豈曰不知遞
等後按例登聞極不誠實申明舊典隨現嚴
繩○襄陽通川杆城三邑火命伊川府使南
鍾順爲慰諭使馳往被灾邑慰諭灾民數日
後高城江陵旌善三邑又火亦令慰諭使一
體周察務盡慰撫懷保之方別下綸音蠲被

災邑田稅大同軍布當年納○夏四月右議政趙斗淳奏請故相臣文忠公朴淳定主祀仍施不祧贈持平李器之趙贈亞卿仍施綽楔從之○五月平安監司金炳溎辭陛上曰卿異於他人無容加勉而馬雖好加鞭必善走須悉此意○趙斗淳奏當此災異洊臻上下憂遑之時耳目之任豈無可言之事而兩司無一人入來請並施譴罷從之○六月教曰我 正廟終始倚毗付托之隆而金忠文之鞠瘁勤勞為一代宗臣國人所共誦

而梧雲舊甲俯仰愴廓致祭于永安府院君
金祖淳祠版○秋七月趙斗淳奏財賦衙門
遞等行下名色事甚無謂自今勿爲遵施又
奏京江無名稅禁斷非止一再而宮家剏襲
如前沿江民人十百爲羣來訴於臣故已令
京兆禁斷而凡屬慫慂指告憑藉侵虐之漢
摘發懲治又奏京鄉無賴輩誣誘饒戶子弟
騙奪財產者請詗捉刑配並從之○命贈吏
判尹心衡賜謚從右相奏也○上以滯泄弗
豫多日始平復羣民請陳賀不許仍敎曰陳

賀等節終涉張大而不可無示意之舉各道
舊還各貢舊遺在懸房贖市民徭役或裁減
或蕩減自廟堂量宜措處在謫輕罪人斟酌
放送○八月以沴氣釋輕囚○趙斗淳奏
永禧殿虔奉儀節至重而只有郎官二人無
董率之任請依　廟社宮例都提調提調差
出從之○趙斗淳奏蔭武官之借銜在昔亦
往往有之所以施之於年老與病親情理之
難於從官者也未嘗非朝廷忠厚之風而惟
人多窠窄寢紛寢競有非慎爵祿重官方之

義凡借銜永勿許施之意請分付兩銓從之
○中外輪疾死亡人令賑廳助給葬需東西
郊別行慰祭○下綸音于中外略曰予以否
德臨御十有餘年政令無所悅服恩澤無所
下究而近年穡事連登使爾等得免溝壑之
苦者豈予誠足以孚格惠足以懷保哉我
祖宗德化之浹洽也惟皇天仁愛之眷顧也
今夏憂旱圭璧是薦甘霈仍成長霖凄吹冷
注經旬經月滄溢之潰決家舍之漂頹驛奏
日聞閭里愁歎之聲黎庶疾苦之狀如聞如

見如在階前重之流行沴氣一往熾盛始也
顚連於極備終又嬰觸於乖候病不能調治
歿不能掩埋由近及遠民情遑急嗚呼何辜
何罪罹此孔酷旬宣之任字牧之責果能察
隱伸枉恤窮紓力祈禳以除害藥餌以對證
使免札瘥之患亦復躬巡坪野詢證察形預
講救濟之策另究儲蓄之謨爭孚方悉咨訪
凡係撫摩寬紓懷綏奠接之方其將次苐施
措爾等其無恐無動各安其堵勿致仳離之
惠焉○命卿宰有疾病人令內局藥物齎給

○持平安教熙上疏極言字牧之臣貪汚犯逋之弊賜優批○下嚴飭于各道臣曰今之爲守令者多是縱慾橫恣以黷貨肥己爲能事若一任其所爲將不知税駕之所自今守令有濫徵一錢一布於常税正供之外者隨聞立啓以爲大懲創之地○九月因北伯以富寧等十邑水災啓别下綸音以北評事尹龜永爲慰諭御史給恤典○教曰還穀本所以益民而近爲厲民之具耗條本所以補縮而今爲作錢之資歲苟失稔民倍受困又況

加之以原數外加作事今年京外作錢數爻
各該道修成冊報籌司如有過濫隨即論勘
○移御于慶熙宮○冬十月左議政趙斗淳
請禁方伯守令防穀之弊　上曰懋遷有無
民所以資生苟塞此路害將安歸依所奏各
別禁斷○觀象監輯成時憲紀要二卷命以
為天文科試講冊子○十一月教曰明年即
我　純考御極回甲而我　聖母舟梁六十
年也以予攀慕靡極之情欲舉發揮闡揚之
禮　純祖大王　純元王后追上尊號令儀

曹擇日舉行○十二月趙斗淳奏先正臣文
簡公金昌協文正公李縡道德問學爲後生
師表特施不祧仍宣恩侑故相臣朴淳一體
宣侑何如從之

辛酉十二年春正月追上 純祖大王尊號曰
乾始泰亨昌運弘基 純元王后尊號曰洪
化陳賀頒赦○忠愍公金濟謙特施以不祧
之典仍宣禮侑從關北儒生等疏也○諭台
經筵官宋来煕金炳駿趙秉悳任憲晦李敏
德皆不至○三月趙斗淳奏以稅穀防納之

弊前後筵飭無歲無之而未聞有摘發按法
之舉國計民命將何以施措乎請令兩捕廳
嚴加詗察又奏都下百物漸次踊貴未嘗不
由於私自都賈之弊請嚴飭法司摘發懲勵
並允之○嶺南儒生成肅源等上疏請文忠
公金尚容文正公金尚憲忠文公金祖淳並
享于西山書院宣額許之○夏四月還御于
昌德宮　御真奉安于宙合樓○禁肩輿赴
公○五月教曰是年是月即我　仁顯王后
舟梁舊甲也追惟往昔且愴且慕　明陵遣

大臣行酌獻禮驪陽府院君閔維重祀孫本
陵參奉擬入○六月副護軍申泰運上疏略
曰近日所謂倭譯手本云者彼我所不知中
外所不聞忽有一贋本謄行於委巷之間互
相傳看只事喧播必有喜事樂禍之徒做出
狂譎之說陰售煽動之計者也亟令詗捕律
以王法以爲息邪說鎭浮撓云云批以令所
司另行詗捕仍教曰不有言責者猶以時事
進言而臺閣之地乃反寥寥抑或風傳之無
聞而然乎媕婀雖曰成習事體誠極寒心首

臺大司諫任百秀竄配其餘並刋削○上語
鄭元容曰近來言官不以民事爲一言誠可
慨也元容曰自上俾開來言之路然後可以
進言矣日前言官之不言者並被威罰此開
言路之聖念也更以隨事盡言之意請申飭
三司之官 上曰言路之塞莫如近日故日
前已有處分矣卿亦隨事盡言輔予不逮○
秋七月鄭元容奏關西最稱雄藩而今則弊
敗凋耗添餉排年出而還穀皆虛輕殖排捧
出而公貨俱竭請立法禁斷 上曰依所奏

嚴飭仍教曰此二條初豈朝廷之所令者乎不過營邑私相便宜之事而弊今至於莫可奈何豈可立視而不救乎斷當劃即革罷矣

○鄭元容奏營梱守令赴任未幾或内移或遷轉來往紛紛無弊不生請此後勿為數遞上曰卿言切當予心亦然久任責成何幸如之仍教曰守令久其任然後可以責效此法誠好矣而或有不治者久居則反多害民之端矣有聲績者次次以好邑陞遷亦似為勸奬之道矣

○鄭元容奏會寧顯忠祠八義士

中世俊吳允迪加贈兵曹叅判崔彥英許灌
鄭餘慶尹豈李希白吳遵禮加贈兵曹叅議
宣誥日遣地方官致祭以激厲北方之風聲
恐好從之○八月因北伯以端川等邑水災
啓別下綸音命副護軍趙琛為慰諭使凡係
輕傜薄賦恤窮濟乏之道與道臣爛商以聞
○冬十月教曰是年是月即　文定王后誕
降舊甲追惟往昔冞增感慕遣大臣行酌獻
禮于　泰陵○十一月教曰惟我　純考暨
我　純元聖母盛德至善如天地之無不覆

燾臣民之百世不能忘者也明年壬戌舟梁舊紀載回予小子靡逮之情追慕之誠有倍常年今當亞正欲舉徽稱　純祖大王　純元王后追上尊號都監合設舉行○教曰國之寘方伯守令者所以察幽隱而伸寃枉也民有寃痛必訴於守令不得於其官則又訴於方伯即是常事而不此之為褁足上京則又訴於廟堂未為不可必有舉火之事者其意欲直訴于予也然則安用此方伯守令為哉為牧民之官而使民不堪其苦則官長何

可免罪自廟堂嚴飭
壬戌十三年春正月敎曰領府事鄭元容今年
恰滿八耋而唱名之星紀又一周矣齒德俱
卲歷事四朝此即邦家之瑞也予之所倚毗
朝野之所歆艶者而况其科名之爲 純考
舟梁慶科乎回榜日親授几杖輪送宴需仍
遣承旨宣醞賜一等樂庸賁稀有之盛事以
示優異之特禮○追上 純祖大王尊號曰
高明博厚剛健粹精 純元王后尊號曰神
運陳賀頒赦○趙斗淳奏故儒臣趙恒鎭壬

戌一疏厥功茂焉當時機牙之交急尚不禁凛然心寒而此儒臣忠憤所激首先掀發於舉世喑嘿之中究其關係所底豈不爲大樹立乎趙贈亞卿仍令俾奠追示褒奬之聖念恐好從之○二月 上以瘝候弗豫至是康復禮曹啓言此誠宗社臣民莫大之慶請告廟陳賀頒赦之節即爲舉行不允領中樞鄭元容等聯劄請循大同之願允從○慶尚監司李敦榮啓晉州民屢千各持棒杖作黨聚城下謂以營邑逋弊矯捄營邑吏房與逋吏

等家舍先爲毀破迫脅兵使撲殺吏房此若
不大加懲創無以警頑民而正名分請令各
鎭營刻期詗捕以兵使白樂莘言之設始既
欠商量臨場又未鎭壓以致振古所未有之
大變不可寘而勿論敎曰亂民悖習從古何
限而未有若玆之極副護軍朴珪壽按覈使
差送嚴覈登聞該帥臣與本牧使並罷職拿
問嚴勘○敎曰晉州事誠無前之變怪也爲
官而罔存撫摩之方爲民而敢肆頑悖之習
始因積冤干和之政終成犯分蔑法之擧苟

究厥由誰執其咎第其鉤覈之際孰重孰輕
到底審愼無或有一人橫罹之患至於逋吏
之以法從事與夫勘逋方略亦不可不消詳
區別按覈使掐致啓板前將此辭意一一申
飭以爲大懲創之地少紓予南顧之念○三
月以患候平復受賀頒赦○回榜大臣鄭元
容進箋謝恩　上曰卿元輔也元老也享有
遐齡身其康强子孫逢吉向國斷斷之誠爲
民懇懇之心諸福之集天所以佑善也元容
曰臣今日所被榮寵曠前罕今以臣癃惛未

知圖郛昔齊景公見麥邱老人曰壽哉祝我老人獻其年公曰好言必再老人請使民無怨此壽國之道也臣今獻年於 聖上而又祝壽國之説民者邦本也今諸道民事日以困瘁危亂之狀迫在朝夕晋州特已露矣如晋慶甚多豈不大可憂哉懲勸之政矯捄之策日勤咨訪朝行夕施固結衆心益鞏邦基是臣眷眷之祝且萬事之本惟在保嗇 聖躬無逸一篇周公祝成王之壽考而全以酒色為戒且周官冢宰掌宫人有深意存焉伏

願進啖勿御硬冷燕處必避風濕屛去杯酌
勿近宮人潛心書史起居必愼則氣血流通
腠理堅固和平舒泰疾疹不作福祿川至子
孫衆多此必然之理也惟 殿下念哉懋哉
上嘉納賜一詩以寵之○領議政金左根奏
還耗加作事廟飭申複而加作者道臣躬行
不法也將何以檢束列邑乎又近來倉穀到
處枵竭京外年例耗作太半按虛簿白徵於
民而營穀耗作之必從市直是何義也大抵
還穀一事若不大更張則民無以爲民矣加

作及從市直事一切嚴防然後始可着手請
以此行會八道四都 上曰分憂宣化之地
躬犯不法民將何依國將何賴嚴加申飭期
有實效○金左根奏外邑吏額一依通編釐
正會經通勘者勿許付窠通吏錢四百兩以
上一依大明律處斷為好並允之○趙斗淳
奏近聞承流宣化之地多以風聞為政秘關
推捉項背相屬夫閭里一經追呼無論貧富
蕩敗乃已由是朋怨胥讒風俗日薄荷擔納
屨流散不息有罪者以其罪罪之是旬宣之

職而無其罪而枉罹亦豈不干和氣欲加之
罪不患無辭奇富哀惸均被其毒孝悌力田
之科漢所以求賢也而今之力田者豈或全
昧孝悌之道而一何罪名之甚多比屋而罔
赦也本不固而邦以寧臣未之聞焉 上曰
日聞所不聞實不欲索言以卿此奏第先行
會○夏四月全羅監司金始淵啓益山郡亂
民數千謂以都結事呈訴突入官庭舁出官
長奪取印符該郡守朴希淳請罷黜教曰益
山事又何故也向來晉陽之變已是意慮之

所不到即未幾何又有此乖悖之舉今之官民之不相孚至此之極乎所謂都結係是法禁則該守所失固無可論而至於奪取符信昇出官長又是晉州所無之變也痛惋之極實欲無言以道臣言之苟能隨事彈壓豈於省内有此無前之事此不可尋常處之副護軍李正鉉按覈使差送道臣施刋削之典仍面飭按覈使曰爾於下去之日每事務從審慎措處亦須得宜至於推捉查覈之際俾無一民橫罹之地可也○晉州按覈使朴珪壽

馳啓令此晋民之起鬧專由前兵使白樂華
貪饕侵虐之故也前後徵斂橫濫之數悉出
於衆民之口苟究其故實所自取允厥溺職
激變之罪不可尋常勘斷令攸司稟處備局
啓該帥臣之貪虐不法不可勘斷而止所犯
諸條令該府各别鈎問何如允之○流白樂
華于古今島贓物一一還推○大臣入侍時
上曰近日官民之相孚已不及古致使斯民
有此無前之變民習可駭固當罪其罪而爲
官長者苟能清白臨民寧有是理守令之貪

饕不法者隨所犯論罪狀聞卽道臣之責也如或拘於顔私一有濶狹則將誰任其咎廟堂以此嚴飭各道臣○教曰三南之民往往有駃悖之舉不無藉口於晉州之變專由於白樂莘之貪饕不法白樂莘不可島配而止濟州牧圍籬安置○下綸音于湖南略曰惟我湖南一路麻絲粟米軍國之需魚鹽箭竹公私之用專靠於此而土膏壤沃旣富且庶不見外事各有井閭之樂近聞擾鬧多端剝割並至稍饒者濫徵而蕩盡其財勤作者橫

侵而罄竭其儲或至仳離失所號呼靡控使
無辜之民日以窮瘁者是誰任其咎哉朝家
寘旬宣字牧豈爲官人自奉而然哉專爲其
瘝隱而伸枉賙匱而振之使之奠衽席之安
而有室家之樂也今之吏少廉而多貪放利
而横侵害將何歸思之及此寧不痛心近來
湖民之苦瘼予亦有入聞者多矣惟正之税
無難加斂分留之穀惟意加作漁箭之勒奪
私債之隣徵公私之挪用種種掊克苛刻之
政豈命吏長官之所忍爲乎哀彼小民若不

痛苦迫隘救死不贍則豈或萌騷訛蔑分之思乎嗚呼予雖否德民之父母也飢寒則欲衣食之疾病則欲療治之仰體皇天字育之德 列聖付畀之重常惓惓不能一時相忘而今見斯民之告愬無奈自陷罪戾則此心恫乎否乎即欲面諭而九重遠矣玆令行護軍趙龜夏為宣撫使馳往宣諭爾等如聞父母之言亦必油然而感互相告戒奠居安生仍令詢弊瘼採疾苦凡屬矯捄釐張之策與道臣邑守爛商歸奏俾實惠下究如是敷諭

之後若不即改圖是亂民也咨爾大小民人聽予多誥無至自干王章○下綸音于嶺南略曰嶺南一路我國根本之地也其俗質實醇厚士多讀書修行講忠君事上之道民勤耕織出粟米麻絲以供上朝家之常所倚恃而視之與他道有異矣自見晋州之報予心驚慌何所止屆斯民也三代之所共由而行者本以秉彝之心幸生升平之時豈有自犯綱紀作孼樂禍之理哉其必終歲勤作勞其四體不得為仰事俯育痛苦切於膚寃鬱積

於心則安得無疾聲呼籲如焚溺之望拯救乎使斯民至於此境者是誰之罪也守令所以分憂共理也監司所以宣息布德也其於政令施措之際與其所好勿施其所惡則雖賞之勸之豈有干紀就罪之事乎近聞賦稅有中下之定制而每事加斂國穀有出納之常法而輒行加作以至場市之榷利浦津之疊稅堤堰之勒奪剝民害國利竟何屬此長吏之恣行不法貪墨成風民何以安生樂業化行而俗美乎此實由寡昧明不足以四達

惠不足以下究使我赤子一朝爲貪官墨吏之所塗炭不覺失聲而流涕也嗚呼予非爾等何依爾等非予何恃宵衣旰食求所以懷綏之計而際聞羣聚訴寃之民非但以一二邑計則全道之阽危近亡推可知也今日爾等之勢可謂岌岌乎殆哉急先之務惟在暗行廉探大懲贓汚之吏而先將予向爾之心特遣行護軍李參鉉爲宣撫使遍行面諭使之恃而無恐凡屬去害興利之方商議於邑守道臣條條歸奏如是披諭之後或有不即

革心向化者即亂民也予將剿殄之咨爾父
老士民咸聽予言如予臨爾○因嶺伯以開
寧縣民擾啓敎曰邇者南民駃悖之舉日聞
所不聞紀綱之頹弛風俗之强悍不料至此
之甚也此不可不到底查核晉州按覈使歷
入該縣鉤覈登聞又全羅假都事以咸平縣
民擾啓敎曰嶺湖悖惡之相續入聞萬萬驚
駭益山按覈使馳往該縣鉤覈登聞○敎曰
近聞場市浦口無名之稅堤堰田畓勒奪之
弊種種貽害自廟堂關飭一並革罷○敎曰

愼擇守令何時不然而今則尤倍於前苟以
已著績者差遣自當有實效令備局堂上文
蔭武縣監以上各薦二人使之收用○五月
敎曰今十五日卽我 純元聖母誕辰也予
小子欲報靡極之情年年益切而況値舟梁
回甲一倍愴慕伊日 仁陵酌獻禮遣大臣
攝行○趙斗淳奏嚴宮闈所以閑外內而尊
等分也而近來深邃莫嚴之動靜往往流出
於閭巷之間亦安知閭巷瑣俚之談不流入
於莫嚴之地乎此非暬御輩所恣行則必掖

隷之徒無畏憚而然也一一摘發嚴處各宮家之推捉平民閭閻騷擾隨現發該宮屬刑配何如 上曰此等弊常所痛駭者隨聞嚴處俾有丕變之效○六月教曰凡係民事惟曰三政亂民之所藉口者未嘗不在於此弊到極處不可無改絃之舉八道三政令廟堂設廳講究釐革矯正俾彼顛連呼號之類均被一視之政○教曰尊慕先輩腏享俎豆未嘗非美制而末流之弊莫可救藥觀感興起尚矣無論傾軋爭競於是乎生設院本意豈

容如是庚戌以後刱建書院賜額外並撤享
○教曰三政捄弊事至有設廳講究之舉此
係朝家大更張則不可不廣詢博採文蔭堂
上以下及生進幼學當親臨試策矣勿以文
辭工拙爲拘隨意見陳對○秋七月因箕伯
以平壤水災啓命成川府使徐承輔慰諭使
差下罔夜馳往宣布德意米錢面給○教曰
民事之哀痛國計之板蕩未有甚於此時苟
有一分利益於民國予何所惜元供上外前
後移屬加定等名色一並出給以補經費特

下內帑錢五萬兩自釐整廳量宜措處〇釐
整廳啓各營各司校與吏隸及各宮屬加出
名色請一一刋汰又啓沿海各處漁鹽船稅
無論內司宮房士夫家各衙門所捧請一切
屬之均廳又啓各道田結之漏落於收租者
曰餘結曰隱結並令守令一一自首若官吏
相蒙告不以實國結偷弄自有當律又啓軍
政當查括塡簽而積久仍循之餘驟行名下
疤定之舉愚民易惑難曉不無騷撓之慮洞
布雖非古典差近於有身有庸之義蓋令軍

額非所謂軍伍也即收布之平民也然則量
民口之多少均派當派之數爻則可免許多
究疊不害爲權時制宜請令道臣參酌登聞
並從之◯趙斗淳奏請藩閫以下贓犯自秋
曹囚家僮還徵允之◯八月趙斗淳奏釐整
開廳令四閱朔其於大更張不敢率爾定斷
然軍政口疤洞布之間要之各隨便宜田政
惟改量而已此非一時並舉之事惟還上一
事在今撥捄之政罷還上二字之名然後可
以保邦安民而節耗殖之爲中外經用者必

責其給代則在今所略倣而施之者結排而
已使應納正賦一定不易者外凡稱托添付
於結者痛行剗斷只令此經用給代之數略
綽磨鍊則結民莫大之幸而擁虛簿課白徵
切骨剝膚之寃永爲江湖之相忘此罷還歸
結之爲目下政絃易轍之義也謹當具冊子
仰備乙覽後成出節目頒示中外 上曰須
十分講究期有實效使八路生靈有以息肩
是所深望○閏八月釐整廳以三政釐整節
目冊子入啓○九月親祭 仁陵仍幸南漢

行宮教曰駕到此地感懷彌切丙子戰亡人令弘文館考出戰亡士卒亦令各該邑設祭境內七十以上人賜米明年結錢特停免又教曰温王廟顯節祠遣禮官致祭○召見諸大臣于西將臺教曰丙丁之事尚忍言哉世級浸降人心狃安恬嬉成習或昧義理則是豈非君臣上下所共勉勵者乎今於拜陵之路歷臨此地仰念 孝廟未就之志事益不勝激昂慷慨矣予將敬次御製韻宣示矣卿等及從陞人並賡進○致祭于文忠公閔鎮

遠光城府院君金萬基之墓○冬十一月咸
鏡監司李鍾愚啓咸興府民人以督還事起
鬧教曰頑民悖習又出於豐沛之鄉所謂訴
寃直欲行稱亂耳護軍李參鉉按覈使差下
當日馳往查覈以聞○領議政鄭元容奏三
政釐整出於爲民而須式有煩複之嫌舉行
多窒踣之慮請略加增删啓禀後行會又奏
文化信川兩邑逋還指徵無處請蕩減並從
之○十二月備局因咸興按覈使查啓請
上裁教曰激變之厥魁已殲矣特推好生之

德並寘惟輕之典
癸亥十四年春正月全羅監司鄭獻教以濟州民擾啓命副護軍李建弼按覈兼察理使差送嚴查登聞○三月鄭元容奏文敬公李世弼純學正道爲士林推重請施不祧贈都憲朴胤源文學踐履自任斯道之責請加贈易名贈吏判金義貞學行節義宜有議謚並從之○命永興等邑流絶還特爲蕩減因按覈使啓請也○夏五月遷奉 徽慶園于達摩洞亦楊州地○時原任大臣禮堂以宗系辨誣事

請上告下布允之請上尊號不允大臣率百
官庭請十一啓始勉從賔廳議進　大殿尊
號熈倫正極粹德純聖　中宮殿尊號明純
十七日御仁政殿受冊寶陳賀頒赦○秋七
月因海伯以金川等邑水災啓命谷山府使
尹泰經爲慰諭使使之躬行存恤周救奠居
之道與道臣商議以聞○全羅監司鄭健朝
辭陛　上曰爲政以淸白爲先務則上行下
效守令不敢任自營私也○八月備局因慶
尚監司徐憲淳報軍威縣逋還爲六萬餘石

丹城縣逋還爲五萬餘石兩邑俱土瘠民瘁
並與元耗而不能責納請各寘一萬石餘並
特許蕩減從之○鄭元容奏 宣廟癸巳秋
駐蹕于海州藩司所御堂宇 太廟奉安之
室至今謹護州人咸願叙載聖蹟建閣樹碑
請令道臣監董擧行從之○冬十月大臣鄭
元容等請上 大王大妃 王大妃尊號五
啓始承勉從賔廳議進 大王大妃尊號弘
德 王大妃尊號正穆○十二月庚辰初八日
上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 上憂勤積瘁

年來頻有違豫至是疾大漸遽遭崩坼之變
卿士大夫攀擗號呼都人士女奔走震盪若
不保時日 大王大妃教于大臣鄭元容等
曰見今國勢安危時刻爲急興宣君嫡己第
二子 太皇帝潛邸御諱 入承 翼宗大王大統元容
請以諺教書下 大王大妃自簾內出諺教
諸大臣輪覽都承旨閔致庠因翻真讀奏訖
頒布 大王大妃教曰興宣君第二子爵號
以翼成君下批命領議政金左根奉迎左根
奏主上冲齡嗣位則曾有垂簾同聽政之典

禮令番亦依例磨鍊守命依己酉年例舉行
嗣王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諡曰文
顯武成獻仁英孝廟號哲宗翌年甲子四月
七日葬于睿陵即 禧陵右岡坐子之原也
隆熙二年追尊爲章皇帝

國朝寶鑑卷之九十

國朝寶鑑跋

上之五年秋 英宗大王實錄成奉安于史館藏其副于名山訖 上命史局諸臣採摭其政教之關於大體者編爲寶鑑已又教曰予惟國朝寶鑑始成於 世祖朝寔載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朝事其後 宣廟寶鑑成於 肅宗朝又其後 肅廟寶鑑成於 英宗朝上下幾百年中 列聖之有寶鑑 六朝而已蓋闕文也恐非所以昭列祖之盛美爲後嗣觀也爾其次第纂修以

補其闕迄于新編合為一通焉諸臣承命悸恐遂奉教 定宗 端宗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仁宗 明宗 仁祖 孝宗 顯宗 景宗十二朝實錄裒輯編摩既九月書成 列朝寶鑑凡幾卷以臣鍾秀職忝太史命臣係跋語其下臣鍾秀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嗚呼古昔盛時君臣相儆戒必援天援祖宗以為言然天無迹而祖宗之迹布在方冊則法祖宗乃所以法天也古之人歷言列祖之功德而備叙之者於詩有長發執競於

書有無逸其用意弘其取法該皇朝之有訓
錄類編亦此意也洪惟我國家　聖聖相承
垂四百年其治法政謨之可以為後世法者
蓋不可以數計而國史秘野史漏盛德至善
之在民心者亦寖遠而寖微矣迺　殿下慨
然於斯採而輯之則於是乎鴻功大業彰揭
布露磊磊乎煌煌乎充滿天地震耀今古或
相因而彌光或相濟而有成即其迹而心法
斯在儘乎其為　殿下家傳之懿範嗣王世
守之良規也嗚呼　列聖功化之隆由是而

益著後王監法之道由是而有據本朝文獻之傳由是而足徵則是一書也而三善具矣我殿下於清燕之中試一整袵而擎讀則怳如入太廟而覲列聖其於克紹志事光揚謨烈之道必將有怵惕感動而不能自已者矣噫觀積累之艱而懼墜失之或易察文質之變而慮損益之有偏戒紛更而罔逾尺寸則恪遵守文之政整蠱壞而丕張綱紀則勇法中興之治無非所以善繼善述殊塗而同歸者而至於敬天愛民親賢納諫慎刑賞

節財用之大經大法則又是千聖一心亘古
今而不易者也嗚呼若我　英宗大王孝弟
通乎神明勤儉冠于百王美實偉蹟史不勝
書而逮寶齡既高之後夙宵一念猶洞屬乎
上下天民之際雨暘無不關心痛癢常若在
躬者即我　殿下之所仰覩於昔日者也肆
皇天大降祥于我　先王厥享國五十二年
至于今閭閻小民語及　先王往往有嗚咽
而流涕者嗚呼天之所報者厚矣民之所戴
者深矣凡為我　先大王後嗣子孫但以

先大王之心爲心則其所以天郭之民戴之
者雖萬世如一日可也傳曰周公告成王詳
於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嗚呼 殿下念之
哉

上之六年仲夏崇政大夫行龍驤衛司直兼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提學臣金鍾秀拜手稽首謹跋

國朝寶鑑跋

國朝寶鑑跋

上之十三年丁未春 上祗謁于 景慕宮
退御齋殿召時原任大臣詢以 正宗 純
宗 翼宗三朝寶鑑續纂事僉曰惟 殿下
之聖孝是欽是承 上命取寶鑑首卷按其
編摩舊例曰謹遵之仍命諏日開局諸臣夙
夜靖共趨事越明年戊申書成書凡幾卷
上親撰序弁之俾臣繫以跋臣辭不獲命遂
乃悸恐爲之言曰寶鑑昉於 世祖戊寅寢
於 定宗以下十二朝蓋闕文也洪惟我

正宗大王學貫天人道并勛華聲明文物溢于區宇以為制治本於孝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顯揚　先烈乃追舉　列朝未備之典勒成全部然後　祖功宗德代不乏書聖聖相傳之心法憲章誼政善謨可訓于邦可詔于王可與西序球璧永垂奕禩為後世鑑於乎其大孝也與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以　聖人之德不自滿逸繼斯志也述斯事也以隆邦治以迪後嗣子孫厥享國二十有四年如日月之無不照天

地之無不燾載斯其謂制治本於孝者與暨
我 純宗大王恭儉允塞既仁且粹菲衣卑
宮如大禹不邇不殖如成湯體天於穆又如
文王之德之純三紀之治蕩乎無能名焉亦
粤我 翼宗大王孝友根天濬哲齊聖高明
乾健令聞孔夙代聽國務四載之間百度咸
貞八方顒若雖未克久道化成民至今有謳
歌獄訟之思於乎盛哉 三朝聖功神化盛
德至善見於言行施於政事者皆可以屢書
不一書則續鑑之未之就特重其事爾今

聖上殿下亟命足成之體裁則視原書而惟
謹嚴凡起例亦有義起而合於經於是 三
朝記實之文始大備於乎是昔我 正宗顯
揚 先王之大業也而 聖上又顯揚於
三朝以丕承我 正宗亦 正宗顯揚之道
至 聖上而益光且大矣詩曰君子有孝子
孝子不匱又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聖上
既編 三朝之書又嗣續 三朝之事作求
世德如武王之於三后則永言之思豈止爲
編書一事已也夫孝悌以爲本節儉以爲治

敬天而愛民勤政而典學履四勿而勑萬幾
親賢士而廣言路凡此皆四百年 列聖以
來式至于 三朝世守之家法而此書之作
不翅為文武之方策則玆乃 聖上無逸之
龜鑑豳風之柯則也自身而家而國無往不
見羹見墻是彝是訓一以 三朝之心為心
推以溯乎 列聖之心則 三朝之心乃
列聖之心也 聖上之心又 列聖 三朝
之心也千聖同揆一理融貫用保我家邦以
裕我後昆我 聖上顯揚繼述之孝始可謂

至矣傳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
愛其所親孝之至也於乎大哉

上之十四年孟秋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
樞府事臣權敦仁拜手稽首謹跋

國朝寶鑑跋

國朝寶鑑跋

我 聖上隆熙二年九月詔曰 憲宗 哲宗兩聖朝寶鑑迄未編上實爲未遑之典也現今官制異前不必張大設廳其令奎章閣專管纂修仍差纂輯官若干員諏日開局於是諸臣恊恭趣事屢閱朔而書成自 憲宗乙未至 哲宗癸亥上下二十有九載書凡八卷 上親撰序文弁之以臣容元職忝太史命臣係跋於其下臣辭之又不敢謹拜手稽首颺言曰我 朝寶鑑之書自 太祖歷

十九世迄于 英廟間或闕而不作至 正
廟始成一部敎史逮至 憲廟又繼纂 正
純 翼三朝遺事遂與西序弘璧弊穹隤而
終始玆乃聖聖相授之心法而又豈非無逸
之龜鑑歟昔宋臣范祖禹陳戒於君曰欲法
堯舜當法祖宗盖以耳目之所逮者近也欽
惟我 憲宗成皇帝冲齡嗣服令聞夙彰恭
儉仁粹視民如傷法乎 純祖聰明睿智剛
毅齊莊體乎 翼考戒戚里抑近習政自已
出每 綸音一下老羸胥欣皆願少須臾無

死亦粤我　哲宗章皇帝久勞于外爰知小
人之依逮夫握神符莅寶扆藉昇平之基享
屢豐之慶猶謙恭寅畏不大聲以色不赫怒
以威寂若點雲過虛巍蕩乎民無能名焉若
乃仁心仁聞之發於聲施形於猷為者則兩
聖同揆皆可以屢書不一書而此書之末之
就抑有俟於今日歟猗我　聖上靈承丕緒
自任以繼述之重遂并　兩聖朝盛德至善
而列于　廿四世實編嗚呼　聖上之孝由
兩朝而光大　兩朝之德之美由　聖上而

壽于無窮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然則孝莫先於繼志述事以之而正百官
治萬民以之而立九經崇四術以之而親賢
納諫慎刑賞節財用凡為天下國家無所往
而非其推也猗歟盛哉噫臣竊自惟臣於是
役曷敢曰其人而星星鬢毛亦　兩聖朝雨
露之餘也雖未及厠身簪笏周旋邇密仰惟
日表龍顔宛然如昨而當時宿德耆俊亦歷
歷可追而記焉猥承編摩之　命因是而想
像筵陛之際則若將都俞吁咈於其間矣

嘗清廟朱瑟愀然如復見者已乎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夫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
而利其利者非書無以體認也嗚呼 陛下
其監乎茲
隆熙三年二月崇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李
容元拜手稽首謹跋

國朝寶鑑跋

奉

勅校正

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 太子少師大勳內閣總理大臣臣李完用

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大勳 宮內府大臣臣閔丙奭

從一品崇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李容元

從一品崇祿大夫 帝室會計監查院卿勳一等臣申箕善

從一品崇政大夫中樞院議長勳一等臣金允植

從一品崇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金鶴鎮

從一品崇政大夫侍從院卿勳一等臣尹德榮

從一品崇政大夫奎章閣提學臣朴容大

從二品嘉善大夫成均館長臣金有濟

正三品通政大夫掌禮院典祀臣李普應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萬朝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典製官臣尹喜求

纂輯

從一品崇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李容元

從一品崇祿大夫帝室會計監査院卿勳一等臣申箕善

從一品崇政大夫學部大臣勳一等臣李載崐

從一品崇政大夫中樞院議長勳一等臣金允植

從一品崇政大夫中樞院顧問勳一等臣朴齊純

從一品崇政大夫奎章閣提學臣朴容大

正二品正憲大夫奎章閣卿臣趙同熙

正二品資憲大夫 承寧府侍從長臣金春熙

從二品嘉善大夫成均館長臣金有濟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德漢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鳳時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萬朝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敎獻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愚萬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範世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典製官臣尹喜求

繕寫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德漢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鳳時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教獻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愚萬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範世

御製校閱

從一品崇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李容元

正二品正憲大夫奎章閣卿臣趙同熙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記注官臣金天洙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典製官臣金裕成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記注官臣李龍九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典製官臣尹喜求
御製書寫
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大勳 宮內府大臣臣閔丙奭
監印
從一品崇政大夫內部大臣勳一等臣朴齊純
從一品崇政大夫奎章閣提學臣朴容大
正二品正憲大夫奎章閣卿臣趙同熙

正二品資憲大夫 承寧府侍從長臣金春熙
從二品嘉善大夫成均館長臣金有濟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德漢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鳳時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普應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鄭萬朝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金敎獻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愚萬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副提學臣李範世
正三品通政大夫奎章閣典製官臣尹喜求